

欽定明史

卷百五  
十九之  
六十二

明史卷一百五十九

列傳第四十七

總裁官總纂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熊概葉春

陳鎰

李儀丁璿

陳泰

李棠曾翬

賈銓

王宇

崔恭

劉孜朱傑 邢宥

李侃雷復 李綱

原傑

彭誼

牟俸

夏熏子錕

高明

楊繼宗

熊概字元節豐城人幼孤隨母適胡氏冒其姓永樂九年進士授御史十六年擢廣西按察使峒谿蠻大出掠布政使議請靖江王兵遏之概不可曰吾等居方面寇至無捍禦顧煩王耶且寇必不至戒嚴而已已而果然久之調廣東洪熙元年正月命以原官與布政使周幹叅政葉春巡視南畿浙江初夏原吉治水江南還代以左通政趙居任兼督農務居任不恤民歲以豐稔聞成祖亦知其誣罔既卒左通政岳福繼之庸懦不事事仁宗監國時嘗命概以御史署刑部知其賢故有是命是

年八月幹還言有司多不得人土豪肆惡而福不任職  
宣宗召福還擢概大理寺卿與春同往巡撫南畿浙江  
設巡撫自此始浙西豪持郡邑短長爲不法海鹽民平  
康暴橫甚御史捕之遁去會赦還益聚黨八百餘人概  
捕誅之已悉捕豪惡數十輩械至京論如法於是奸宄  
帖息諸衛所糧運不繼軍乏食概以便宜發諸府贖罪  
米四萬二千餘石贍軍乃聞於朝帝悅諭戶部勿以專  
擅罪概用法嚴姦民憚之騰謗書於朝宣德二年行  
在都御史劾概與春所至作威福縱兵擾民帝弗問陰  
使御史廉之無所得由是益任概明年七月賜璽書獎

勵概亦自信諸當興革者皆列以聞時屢遣部官至江南造紙市銅鐵概言水滂民饑乞罷之五年還朝始復姓亡何遷右都御史治南院事行在都御史顧佐疾驛召概代領其職兼署刑部九年十月錄囚自朝至日宴未暇食忽風眩卒賜祭給舟歸其喪概性剛決巡視江南威名甚盛及掌臺憲聲稱漸損於初葉春者海鹽人起家掾吏歷禮部郎中兩淮鹽運使改四川右叅政與概巡撫江浙諸府既復奉命與錦衣指揮任啟御史賴英太監劉寧巡視先後凡三蒞浙西治事於鄉人無議其私者概遷都御史春同日進刑部右侍郎卒於官

陳鎰字有戒吳縣人永樂十年進士授御史遷湖廣副使歷山東浙江皆有聲英宗卽位之三月擢右副都御史與都督同知鄭銘鎮守陝西北方饑民多流移就食鎰道出大名見之疏陳其狀詔免賦役正統改元鎰言陝西用兵民困供億派徵物料乞悉停免詔可明年五月以勞績下敕獎勵因命巡延綏寧夏邊所至條奏軍民便宜多所廢置所部六府饑請發倉振帝從輔臣請修荒政鎰請徧行於各邊由是塞上咸有儲蓄六年春以鎰久勞於外命與王翱歲一更代七年翱調遼東鎰復出鎮歲滿當代以陝人乞留詔仍舊任時倉儲充溢

有軍衛者足支十年無者直可支百年鎰以陳腐委棄可惜請每歲春夏時給官軍爲月餉不復折鈔從之九年春進右都御史鎮守如故秦中饑乞蠲租十之四其餘米布兼收時瓦刺也先漸強遣人授罕東諸衛都督喃哥等爲平章又置甘肅行省名號鎰以聞請嚴爲之備已命與靖遠伯王驥巡視甘肅寧夏延綏邊務聽便宜處置以災沴頻仍條上撫安軍民二十四事多議行鎰嘗恐襄漢間流民嘯聚爲亂請命河南湖廣陝西三司官親至其地撫恤之得旨允行而當事者不以爲意王文亦相繼力言有司怠忽恐遺禍至成化時乃有項

忠之役人益思鎰言英宗北狩景帝監國鎰合大臣廷論王振於是振姪王山伏誅也先將入犯以于謙薦出撫畿內事寧召還進左都御史景泰二年陝西饑軍民萬餘人願得陳公活我監司以聞帝復命之鎰至是凡三鎮陝先後十餘年陝人戴之若父母每還朝必遮道擁車泣再至則歡迎數百里不絕其得軍民心前後撫陝者莫及也三年春召還加太子太保與王文並掌都察院文威嚴諸御史畏之若神鎰性寬恕少風裁譽望損於在陝時明年秋以疾致仕卒贈太保諡僖敏天順七年詔官其子伸爲刑部照磨



李儀涿人永樂間以薦舉授戶部主事宣宗既平高煦儀請去趙王護衛尚書張本亦言往歲孟賢謀逆趙王未必不知高煦亦謂與趙合謀儀言是帝不聽既而言者益衆帝封其詞遣使諭王如儀指王卽獻護衛趙卒無事儀尋出知九江府有惠政英宗卽位之歲始設諸邊巡撫僉都御史丁璿方督大同宣府軍儲而儀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盛有所建置明年請以大同東西二路分責於總兵官羅文方政從之時朝議遣方政楊洪出塞與甘肅將蔣貴史昭合擊朵兒只伯儀言四裔爲患自古有之在備禦有方耳和寧殘部窮無所歸乍

臣乍叛小爲邊寇邊將謹待之將自遁何必窮兵萬一  
乘虛襲我少有失適足爲笑乞敕政等無窮追不納督  
糧叅政劉璉不職儀劾之璉乃誣儀淫亂事適叅將石  
亨欲奏鎮守中官郭敬罪先咨儀儀誤緘咨牒於核餉  
主事文卷中戶部以聞致亨敬相奏許詔儀璉自陳而  
切責敬等璉止停俸二歲儀雖引罪自負其直詞頗激  
遂被劾下吏瘐死正統二年二月也儀居官廉謹邊人  
素德之聞其死建昭德祠以祀丁璿上元人永樂中進  
士由御史擢居是職正統五年將征麓川命乘傳往備  
儲餉尋言用兵便宜遂命撫雲南麓川平召爲左副都

御史所至有聲

陳泰字吉亨光澤人幼從外家曹姓既貴乃復故舉鄉試第一除安慶府學訓導正統初廷臣交薦擢御史巡按貴州官軍征麓川歲取土兵二千爲鄉導戰失利輒殺以冒功泰奏罷之再按山西時百官俸薄折鈔又不能卽得泰上章乞量增祿廩俾足養廉然後治贓污則貪風自息事格不行六年夏言連歲災異咎在廷臣請敕御史給事中糾彈大臣去其尤不職者而後所司各考覈其屬帝從之於是御史馬謹等交章劾吏部尚書郭璉等數十人已復出按山東泰素勵操行好搏擊三

爲巡按懲奸去貪威稜甚峻九年超擢四川按察使與  
鎮守都御史寇深相失十二年八月叅議陳敏希深指  
劾泰擅杖武職毆輿夫至死逮刑部獄坐斬泰奏辯大  
理卿俞士悅亦具狀以聞皆不聽景帝監國赦復官于  
謙薦守紫荊關也先入犯關門不守復論死景帝宥之  
命充爲事官從總兵官顧興祖築關隘自劾景泰元年  
擢大理右少卿守備白羊口四月都督同知劉安代寧  
遠伯任禮巡備涿易真保諸城命泰以右僉都御史叅  
其軍務三年兼巡撫保定六府尋命督治河道自儀真  
至淮安濬渠八十里塞決口九築壩三役六萬人數月

而畢七年移撫蘇松天順改元罷巡撫官改廣東副使以憂去四川盜起有言秦嘗莅其地有威名乃復故官往巡撫八年進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淮揚諸府莅淮三年謝政歸成化六年卒

李棠字宗楷縉雲人宣德五年進士授刑部主事爲尚書魏源所器金濂代源以剛嚴懾下棠與辯論是非譴訶不爲動濂亦器之進員外郎錄囚南畿多所平反進郎中景帝嗣位超擢本部侍郎未幾巡撫廣西提督軍務所部多寇棠以次討平之正己帥下令行政舉景泰三年思明土知府黃瑠老子鈞嗣瑠庶兄玠使其子殺

瑯父子滅其家而以他盜爲亂告棠檄右叅政曾鞏副使劉仁宅按其事鞏等誘執玘父子下之獄玘窘則遣使走京師上書請帝廢太子立己子帝大喜立擢玘都督同知出其子於獄事具懷獻太子及土司傳棠旣不得竟黃玘獄鬱鬱累疏謝病歸不攜嶺表一物以清節顯曾鞏字時升泰和人宣德八年進士治秦府永興王葬却有司饋遺歷刑部員外郎尚書金濂器之俾典奏牘有重獄諸郎不能決輒以屬鞏秦王許巡撫陳益狎妓鞏按得其情劾藩府誣大臣鑑得白正統十三年進郎中以何文淵薦擢廣西右叅政李棠檄鞏及副使劉

仁宅按黃珖父子珖使人持千金賄於道且擁精兵挾之二人佯許諾已誘執珖下之獄棠以聞未幾珖以上書擢都督同知父子俱出獄鞏等太息而已尋以憂去服闋起官河南御史清軍者利得軍多枉及民鞏辨釋甚衆南陽諸府多流戶衆議驅逐人情惶急鞏與巡撫撫安之天順五年遷山東右布政使民墾田無賦者姦民指爲閒田獻諸戚畹部使者來勘鞏曰祖制民墾荒田永不科稅奈何奪之使者奏如言乃免成化初轉左河南歲饑計開封積粟多奏請平糶貧民賴以濟召拜刑部左侍郎仍食從二品俸尋巡撫浙江考察官吏奏

罷不職者百餘人他弊政多所釐革還朝久之謝病去  
單操行謹所至有聲及歸生計蕭然絕跡公府鄉人以  
爲賢

賈銓字秉鈞邯鄲人永樂末進士宣德四年授禮科給  
事中數有參駁英宗踐阼旣肆赦復命獻在京重囚多  
所原宥從銓請推之南京秩滿出爲大理知府王驥征  
麓川饋運有勞驥薦之麓川平擢雲南左參政仍知府  
事尋以驥言還治司事正統十二年左布政使闕軍民  
數萬人頌銓叅贊軍務侍郎侯璉等亦疏請銓遂得擢  
土官十餘部歲當貢馬輸差發銀及海肥八府民歲當



輸食鹽米鈔至景泰初皆積逋不能償銓等爲言除之  
治行聞賜誥旌異景泰七年九載滿當入都軍民乞留  
命還任天順四年與梁棨等舉政績卓異戶部初闕尚  
書王翱欲擢銓帝問李賢賢曰聞其名未見其人也及  
是來覲帝命賢視之還奏貌寢乃以爲右副都御史巡  
撫山東尋兼撫河南山東歲祲請召還清軍御史河南  
饑請停徵課馬皆許之成化初左都御史李秉督師遼  
東召銓署院事中官唐慎等從征荆襄還杖死淮安知  
事谷淵自奏丐免銓請罪之乃付慎等司禮監命法司  
罪其從人未幾卒官謚恭靖銓在雲南治行爲一時冠

比爲巡撫清靜不自表暴吏民亦安之

王宇字仲宏祥符人童丕時日記萬言巡撫侍郎于謙奇之登正統四年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秩滿當轉郎中吏部以宇才特用爲撫州知府爲政簡靜而鋤強遏姦凜不可犯一府大治天順元年所司上其治行詔賜誥命頃之擢山東右布政使命撫恤所屬饑民明年遷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中官嚴順都督張林等令家人承納芻糧宇劾奏都御史寇深爲解帝切責深尋命兼撫大同石亨及從子彪驕恣大同其舊鎮地徵索尤橫宇抗疏論其姦乞置之法疏雖不行聞者敬憚督餉郎

中楊益不能備芻藁爲宇所劾戶部庇之宇并劾尚書沈固等皆輸罪遭喪起復爲大理卿固辭不許宇剛介所至有盛名居大理平反爲多七年卒

崔恭字克讓廣宗人正統元年進士除戶部主事出理延綏倉儲有能聲以楊溥薦擢萊州知府內地輸遼東布悉貯郡庫歲久朽敝守者多破家恭別構屋三十楹貯之請約計歲輸外餘以充本府軍餉遂放遣守者八百人也先犯京師遣民兵數千入援廷議城臨清檄發役夫恭以方春民乏食請俟秋成居府六年萊人以比漢楊震景泰中超遷湖廣右布政使諸司供給率取之

民恭與僚佐約悉罷之公安監利流民擅相殺恭下令  
願附籍者聽否則迨秋遣歸衆遂定尋遷江西左布政  
使司有廣濟庫官吏乾沒五十萬恭白於巡撫韓雍典  
守者咸獲罪定均徭法酌輕重十年一役遂爲定例天  
順二年寧王奠培不法恭劾之削其護衛王稍戢遷右  
副都御史代李秉巡撫蘇松諸府按部進耆老言利病  
爲興革與都督徐恭浚儀真漕河又浚常鎮河避江險  
已大治吳淞江起崑山夏界口至上海白鶴江又自白  
鶴江至嘉定卞家渡迄莊家涇凡浚萬四千二百餘丈  
又浚曹家港蒲匯塘新涇諸水民賴其利曰曹家港爲

都堂浦初周忱奏定耗羨則例李秉改定以賦之輕重  
遞盈縮其例甚平而難於稽算吏不勝煩擾恭乃罷去  
悉如忱舊吏部缺右侍郎李賢王翱舉恭遂召用置勸  
懲簿有聞皆識之翱甚倚恭轉左父憂起復憲宗卽位  
乞致仕不允成化五年尚書李秉罷商輅欲用姚夔彭  
時欲用王概而北人居言路者謂時實逐秉喧謗於朝  
時稱疾不出侍讀尹直以時概皆己鄉人恐因此得罪  
急言於輅以恭代秉越五月母喪歸服除起南京吏部  
劾罷諸司不職者數人十一年春命參贊機務居三年  
致仕又二年卒贈太子少保諡莊敏

劉孜字顯孜萬安人正統十年進士授御史出按遼東景帝卽位有建南遷議者孜馳奏乞斬言者以定人心期滿當代朝議邊務方殷復留一歲再按畿輔時方築滄州城以孜言罷擢山東按察使天順四年吏部舉天下治行卓異按察使惟孜一人遷左布政使明年睿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江南十府蘇松財賦自周忱立法後代者多紛更孜首訪忱遺蹟斟酌行之民稱便成化元年應天饑方振貸而江北饑民就食者衆孜請盡發諸縣廩全活無算時民間多積困瀕江官田久廢沒仍責輸賦蘇松杭嘉諸府僉補富戶南京廊房旣傾圮猶征

鈔上元江寧農民代河泊所網戶採鱒魚應天都稅宣  
課諸司額外增稅江陰諸縣民戶償納荒租六合江浦  
官牛歲徵犢孜皆疏罷之召拜南京刑部尚書以宋傑  
代四年致仕道卒孜廉慎治事精審然持法過嚴時議  
其刻傑爲人長者居二年罷去而邢宥代宥文昌人正  
統十三年進士授御史出巡福建民十人被誣爲盜當  
刑呼冤宥爲緩之果得真盜天順中出爲台州知府有  
治績坐累謫晉江丞憲宗復其職改知蘇州姦民攬納  
秋賦置之法得其贓萬緡以隄沙河斃官道大水民饑  
不待奏輒發米二十萬斛以振宥素廉介及治蘇嚴而

不苛傑薦於朝詔加浙江左參政仍理府事賜璽書居半歲遂以右僉都御史代傑巡撫開丹陽河築奔牛閘省兌運冗費民以爲便尋兼理兩浙鹽政考察屬吏奏黜不職者百七十餘人居數載引疾歸

李侃字希正東安人正統七年進士授戶科給事中景帝監國陳簡將才募民壯用戰車三事也先逼京師議者欲焚城外馬草侃言敵輕剽無持久心乞勿焚免復斂爲民累皆報許時父母在容城侃曉夜悲泣乞假冒險迎之景泰初議錄扈從死事諸臣後侃因言避難偷生者宜嚴譴以厲臣節上皇將還與同官劉福等言禮



宜從厚忤旨被詰尚書胡濙爲解乃已再遷都給事中  
軍興減天下學校師儒俸廩侃奏復之戶部尚書金濂  
違詔徵租侃論濂下之吏石亨從子彪侵民業侃請置  
重典并嚴禁勲戚中官不得豪奪細民有司隱者同罪  
帝宥亨彪餘如其請時給事中敢言者林聰稱首侃亦  
矯抗有直聲廷議易儲諸大臣唯唯侃泣言東宮無失  
德聰與御史朱英亦言不可時議壯之擢詹事府丞天  
順元年改太常丞進太僕卿明年復設山西巡撫遷侃  
右僉都御史任之奏言塞北之地與窮荒無異非生長  
其間者未有能寧居而狎敵者也今南人戍西北邊怯

風寒聞寇股栗而北人戍南亦不耐暑多潛逃宜令南北清勾之軍各就本土補伍人情交便戎備得修時不能用奏發巡按李傑罪傑亦許侃按傑事有驗除名侃無贓罪獲宥六年考察屬吏奏罷布政使王允李正芳以下百六十人因言諸臣年與臣若不堪任事者臣悉退之臣亦當罷詔不許侃性剛方力振風紀貪墨者屏跡其年冬以母喪歸軍民擁泣至不得行服除遂不出家居十餘年卒侃事親孝好學安貧歿幾不能殮弘治初國子生江紀等言前祭酒胡儼都御史高明李侃學行事功彰著耳目竝乞賜諡寢不行侃二子德恢嚴州

知府德仁河東鹽運使雷復字景賜湖廣寧遠人正統  
初進士授行人歷官廣西副使藤縣民胡趙成構猺陷  
縣治復與參將范信討斬之成化初以大臣會薦擢山  
東右布政使七年徵拜禮部右侍郎尋改右副都御史  
巡撫山西繼李侃後端恪守法得軍民心敗寇紅沙烟  
再敗之烟寺溝石人村賜救獎勞時山西大祲而廷議  
以陝西用兵令預徵芻餉轉輸榆林復上言自山西至  
榆林道路險絕民齎銀往易價騰踴不免稱貸償責多  
破產今雨雪愆違饑民疾病流離困悴萬狀而應輸綾  
帛藥果諸物又不下萬計乞依山東例蠲除仍發帑振

贖帝從之及發金三萬不足請鬻鹽四十萬引并令民入粟授散官皆報可十年夏卒於官李綱字廷張長清人幼從父入都墜車下車輾體過竟不傷人咸異之登天順元年進士授御史歷按南畿浙江劾去浙江贓吏至四百餘人時目爲鐵御史奉敕編集陝西延綏土兵還遷太僕寺少卿巡畿輔馬政盡却有司饋按冀州遇盜問隸人曰太僕李公耶是何從得金不啟篋而去成化十三年遷右僉都御史轉左出督漕運與平江伯陳銳共事踰年卒銳見笥中惟敝衣揮涕曰君子也爲具棺斂聞其清節於朝帝特命賜祭葬不爲令綱清剛似

李侃爲時所重

原傑字子英陽城人正統十年進士又二年授南京御史尋改北巡按江西捕誅劇盜姦宄斂跡復按順天諸府大水牧官馬者乏芻馬多斃有司責償傑請免之開中鹽引入米振饑疏入爲部所格景帝卒從傑議超擢江西按察使發寧王奠培淫亂事革其護衛治行聞賜誥旌異遷山東左布政使成化二年就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歲凶振救民無流移召爲戶部左侍郎時黃河遷決不常被陷則此淤軍民就淤墾種姦徒指爲園場屯地獻王府邀賞王府輒據有之傑請獻者謫戍并

罪受獻者從之江西盜起以傑嘗再莅其地得民詔往  
治捕戮六百餘人餘悉解散改左副都御史還佐院事  
荆襄流民數十萬朝廷以爲憂祭酒周洪謨嘗著流民  
圖說謂當增置府縣聽附籍爲編氓可實襄鄧戶口俾  
數百年無患都御史李賓以聞帝善之十二年遂命傑  
出撫徧歷山谿宣朝廷德意諸流民欣然願附籍於是  
大會湖廣河南陝西撫按官籍之得戶十一萬三千有  
奇口四十三萬八千有奇其初至無產及平時頑梗者  
驅還其鄉而附籍者用輕則定田賦民大悅因相地勢  
以襄陽所轄鄖縣居竹房上津商洛諸縣中道路四達

去襄陽五百餘里山林阻深將吏鮮至猝有盜賊府難  
遙制乃拓其城置鄖陽府以縣附之且置湖廣行都司  
增兵設戍而析竹山置竹谿析鄖置鄖西析漢中之洵  
陽置白河與竹山上津房咸隸新府又於西安增山陽  
南陽增南召桐栢汝州增伊陽各隸其舊府制既定薦  
知鄖州吳遠爲鄖陽知府諸縣皆擇鄰境良吏爲之流  
人得所四境乂安將還以地界湖廣河南陝西事無統  
紀因薦御史吳道宏自代詔卽擢道宏大理少卿撫治  
鄖陽襄陽荊州南陽西安漢中六府鄖陽之有撫治自  
此始也傑以功進右都御史傑數敬歷於外旣居內臺

不欲出荆襄之命非其意也事竣急請還朝會南京兵部缺尚書以傑任之傑疏辭不許遂卒於南陽年六十一鄭襄民爲立祠詔贈太子太保錄其子宗敏爲國子生

彭誼字景宜東莞人正統中由鄉舉除工部司務嘗與尚書辯事無所阿景帝立用薦改御史從尚書石璞塞沙灣決河進秩二等復決再往塞之景泰五年以從大學士王文巡視江淮禽獲蘇州賊擢大理寺丞明年二月擢右僉都御史提督紫荊倒馬諸關劾都指揮胡璽納賄縱軍罪天順初罷巡撫官中朝有不悅誼者下遷



紹興知府歲饑輒發廩振貸吏白當俟朝命誼曰民方急安得循故事耶築白馬闌障海潮歷九載多惠政超擢山東左布政使入爲工部左侍郎成化四年遼東巡撫張岐得罪吏部舉代者帝曰遼東自王翱後屢更巡撫多不稱可於大臣中求之乃改誼右副都御史以往鎮守中官橫徵諸屬衛誼下令凡文牒不經巡撫審定者所司毋輒行虐烝爲息十年冬戶部檄所司開黑山金場誼奏永樂中太監王彥等開是山督夫六千人三閱月止得金八兩請罷之遂止誼好古博學通律曆占象水利兵法之屬平居謙厚簡默臨事毅然有斷鎮遼

八年軍令振肅年未老四疏告歸家居四十餘年卒

牟俸巴人景泰初進士授御史巡按雲南南寧伯毛勝鎮金齒俸列其違縱罪將吏皆聳天順元年出爲福建僉事成化初進秩副使久之遷江西按察使政尚嚴厲入爲太僕卿八年以左僉都御史巡撫山東歲祲請發濟南倉儲減價以糶令臨清關稅收米麥濟振皆從之時大饑雖獲振饑民衆轉徙益多俸請敕鄰境撫按隨所在安輯秋成資遣復業又乞開中淮浙鹽百萬引盡蠲州縣逋課詔如所請更命移臨清倉粟十萬石振之至七月俸又言公私困竭救荒靡策乞開納粟例令胥

吏得就選富民授散官且截留漕糧備振十月復言今  
救荒者止救其饑不謀其寒縱得食終不免僵死乞貸  
貧民布棉帝皆嘉納俸又檄發東昌濟寧倉粟十萬餘  
石爲軍士月糧而以德州臨清寄庫銀易米振濟奏請  
伏專擅罪帝特宥之已復以俸奏免柴夫折價銀移河  
南輸粟濟山東而別給銀爲邊餉山東輸京租二十  
萬石給本地用十年又饑請發倉儲出貸撫山東五年  
盡心荒政活饑民不可勝數以右副都御史改撫蘇松  
俸性嚴以所部多巨室欲故摧抑之乃禁索私租勸富  
家出穀備振動于計怨謗紛然中官汪直有事南京或

譖俸直歸未發也俸初在山東與布政陳鉞負氣不相  
下後鉞從容言俸短直信之十四年俸議事至京直請  
執俸下詔獄先是所親學士江朝宗除服還朝俸迓之  
九江聯舟竝下所至有司供張頗盛直因謂朝宗有所  
關說并下獄詞連僉事吳珣等十餘人俱被逮繫獄半  
歲謫戍湖廣俸在江西時共成許聰獄人多議其深文  
至是被禍皆知爲直誣然無白其寃者踰年卒戍所

夏堦字宗成天台人景泰二年進士授御史天順初巡  
按福建繼清軍江西發鎮守中官葉達恣橫狀達爲斂  
威以薦超擢廣東按察使時用師歲久役民守城堦至

悉遣之成化初奏猺獞弗靖用兵無功由有司撫字乖方賊因得誘良民爲徒黨劇寇數百脅從萬千進則驅之當前退則殺以抒憤害常在民而利常在彼况用兵不已供斂日增以易搖之人心責無窮之軍費恐外患未除內變先作請慎選監司守令撫綏遺民彼被脅之衆自聞風來歸帝深納其言尋遷布政使調江西八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苗獠時爲寇壘立互知會捕法賊爲之戢古州苗萬餘居爛土久時議逐之壘謂非計松潘參將堯彧請益戍兵三千又力陳不可皆得寢已奏所部將校多犯法奏請踰時輒至遁逸請先逮繫

然後奏聞帝可之堽剛介善聽斷所至民不寃在蜀二  
年民夷畏服然厭繁劇與時多齟齬子鏃獻詩勸歸堽  
欣然納焉年未五十卽求退章四上得請旣歸杜門養  
親不接賓客又五年卒鏃舉進士弘治四年謁選入都  
上書請復李文祥鄒智等官罷大學士劉吉忤旨下獄  
得釋久之除南京大理評事疏論賦斂徭役馬政鹽課  
利弊及宗藩戚里侵漁狀不報鏃素無宦情居官僅歲  
餘念母老乞侍養遂歸家居三十餘年竟不復出

高明字上達貴溪人幼事母以孝聞登景泰二年進士  
授御史聞內苑造龍舟切諫有指揮爲大臣所陷論死

辯出之徐州民訴有司於朝時例越訴者戍邊明言戍邊防誣訴也今訴不誣法止當杖民有爲妖言者吏貪功誣以謀反明按無反狀止坐妖言律皆報許巡按河南黜屬吏六十人再按畿輔入總諸道章奏天順初尚書陳汝言有罪偕諸御史劾下之獄四年御史趙明等劾天下朝覲官觸帝怒詰草疏主名衆大懼明獨自承都御史寇深言頻年章疏盡出明手幸勿以細故加罪帝意解反稱明能石亨旣誅僮僕皆收明言不宜坐免者百人擢大理寺丞憲宗立拜南京右僉都御史以留都春夏淫雨請修人事以回天意時納馬入監者至萬

餘人明請區別薦郎中孫瓊陳鴻漸梅倫何宜主事宋  
瑛皆端方廉潔恬於進取宜顯擢以風有位疏下所司  
成化三年揚州鹽寇起守兵失利詔明討之造巨艦名  
曰籌亭往來江上督戰竝江置邏堡候望賊蹤無所  
匿遂平之內官鬻私鹽據法沒入鹽政大治因條上利  
病十餘事多議行仍還原任以親老乞終養歸十四年  
上杭盜發詔起巡撫福建督兵往討禽誅首惡餘皆滅  
死道戍以上杭地接江西廣東盜易嘯聚請析置永定  
縣移疾徑歸久之卒

楊繼宗字承芳陽城人天順初進士授刑部主事囚多



疫死爲時其食飲令三日一櫛沐全活甚衆又善辨疑獄河間獲盜遣里民張文郭禮送京師盜逸文謂禮曰吾二人竝當死汝母老鮮兄弟以我代盜庶全汝母子命禮泣謝從之文桎梏詣部繼宗察非盜竟辨出之成化初用王翱薦擢嘉興知府以一僕自隨署齋蕭然性剛廉孤峭人莫敢犯而時時集父老問疾苦爲祛除之大興社學民間子弟八歲不就學者罰其父兄遇學官以賓禮師儒競勸文教大興御史孔儒清軍里老多撻死繼宗榜曰御史杖人至死者詣府報名儒怒繼宗入見曰爲治有體公但剔姦弊勸懲官吏若比戶稽核則

有司事非憲體也儒不能難而心甚銜之瀕行突入府署發篋視之敝衣數襲而已儒慙而去中官過者繼宗遺以菱芡曆書中官索錢繼宗卽發牒取庫金曰金具在與我印券中官咋舌不敢受入覲汪直欲見之不可憲宗問直朝覲官孰廉直對曰天下不愛錢者惟楊繼宗一人耳九載秩滿超遷浙江按察使數與中官張慶忤慶兄敏在司禮每於帝前毀繼宗帝曰得非不私一錢之楊繼宗乎敏惶恐遺書慶曰善遇之上已知其人矣聞母喪立出止驛亭下盡籍解中器物付有司惟攜一僕書數卷而還服除以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畿內

多權貴莊田有侵民業者輒奪還之按行關塞武備大飭星變應詔陳言歷指中官及文武諸臣貪殘狀且請召還中官出鎮者益爲權貴所嫉治中陳翼訐其過權貴因中之左遷雲南副使孝宗立遷湖廣按察使旣至命汲水百斛洗滌廳事而後視事曰吾以除穢也居無何復以僉都御史巡撫雲南三司多舊僚相見歡然旣而出位揖之曰明日有公事諸君幸相諒遂劾罷不職者八人未幾卒繼宗力持風節而居心慈厚自處必以禮爲知府謁上官必衣繡服朝覲謁吏部亦然或言不可笑曰此朝廷法服也此而不服將安用之爲浙江按

察時倉官十餘人坐缺糧繫獄至鬻子女以償繼宗欲寬之而無由一日送月俸至命量之則溢原數較他司亦然因悟倉吏缺糧之由將其實以聞衆懼請於繼宗願捐俸代償由是十人者獲釋嘗監鄉試得二卷具朝服再拜曰二子當大魁天下吾爲朝廷得人賀耳及拆卷王華李旻也後果相繼爲狀元人服其鑑天啟初諡貞肅

贊曰明初以十五布政司分治天下諸邊要害則遣侯伯勲臣鎮扼之永樂之季敕蹇義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安撫軍民事竣還朝不爲經制宣德初始命熊概巡

撫蘇松兩浙越數年而江西河南諸省以次專設巡撫  
官天順初暫罷復設諸邊亦稍用廷臣出鎮或參贊軍  
務蓋以地大物衆法令滋章三司謹奉教條修其常職  
而興利除弊均賦稅擊貪濁安善良惟巡撫得以便宜  
從事熊概以下諸人強幹者立聲威愷悌者流惠愛政  
績均有可紀于謙周忱巡撫最爲有名而勲業尤盛故  
別著焉

明史卷一百五十九終

明史卷一百六十

列傳第四十八

總督管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王彰

魏源

金濂

石璞 王 巷

羅通

羅綺 張 固

張瑄

張鵬

李裕

王彰字文昭鄭人洪武二十年舉於鄉補國子生使山東平糶以廉幹稱擢吏部源士踰年革源士改給事中

累遷山西左參政永樂五年召爲禮部侍郎父喪服除改戶部陝西大疫奉使祀西嶽新安民鬻子女償賦彰奏爲蠲除贖還所鬻改右副都御史陝西僉事馬英激肅州番爲變殺御史及都指揮彰劾英置極典又劾御史陳孟旭受賕枉法文獻盜銀課及金吾指揮李嚴逐母不養皆坐死他所論劾甚衆十一年從帝北巡彰有母年八十餘矣命歸省賜其母冠服金幣諭之曰君子居官不忘親居家不忘君凡所過民安否吏賢不肖悉以聞彰還奏事稱旨久之進右都御史十九年帝遣廷臣二十六人巡撫天下彰與給事中王勵往河南終明

世大臣得撫鄉土者彰與葉春而已河南水災民多流亡長吏不加恤彰奏黜貪刻者百餘人罷不急之徵十餘事招復流民發廩振貸多所全活還朝命督餉北征仁宗卽位河溢開封命彰與都指揮李信往振恤宣德元年五月命彰自良鄉抵南京巡撫軍民尋以所言率常事降敕切責令詳具利病以聞復諭侍臣曰兩京相距數千里驛使往來爲擾或遭水旱小民失所朝使還及御史巡歷皆不以告故遣彰往視今所奏多細故大臣如此朕復何望卿等當悉朕意君臣同體勿有所疑尋召還命與都督山雲巡山海至居庸諸關隘踰二月



還奏將士擅離者帝命逮治遂命兵部三月一遣御史給事中點閱明年四月卒於官彰嚴介自持請托皆絕然用法過刻其母屢以爲言不能改時劉觀爲左都御史人謂彰公而不恕觀私而不刻云

魏源字文淵建昌縣人永樂四年進士除監察御史辨松江知府黃子威誣奏減浙東瀕海漁課巡按陝西西安大疫療活甚衆奏言諸府倉粟積一千九十餘萬石足支十年今民疫妨農請輸鈔代兩稅之半從之涼州土寇將爲變亟請勦亂遂息兩遭喪俱起復洪熙元年出爲浙江按察副使宣德二年召署刑部右侍郎五年

河南旱荒民多轉徙帝以源廉正有爲命爲左布政使  
俾馳驛之任時侍郎許廓往撫輯廷議又起丁憂布政  
使李昌祺原官源與廓昌祺發倉廩免逋賦雜役流民  
漸歸雨亦旋降歲大豐居三年召還授刑部左侍郎明  
年永豐民夏九旭等據大盤山爲亂帝以源江西人命  
撫之都督任禮帥兵隨其後未至官軍禽九旭因命二  
人採木四川兼飭邊務英宗卽位進尚書正統二年五  
月命整飭大同宣府諸邊許便宜行事源遣都督僉事  
李謙守獨石楊洪副之効萬全衛指揮杜衡戍廣西明  
年奏大同總兵官譚廣老帝命黃真楊洪充左右參將

協鎮諸將肅然按行天城朔州諸險要令將吏分守設  
威遠衛增修開平龍門城自獨石抵宣府增置墩墩免  
屯軍租一年儲火器爲邊備諸依權貴避役者悉括歸  
伍尋以宣大軍務久弛請召還巡撫僉都御史盧睿而  
薦兵部侍郎于謙爲鎮守參贊朝廷以謙方撫山西河  
南不聽于是言官以臨邊擅易置大臣爲源罪合疏劾  
之且言源爲御史嘗犯贓乃冒領誥命帝以源有勞置  
不問事竣還朝與都御史陳智相詈於直廬智以聞詔  
兩責之歲旱錄上疑獄且請推行於天下報可旋坐決  
獄不當與侍郎何文淵俱下獄得宥復以上遼王貴烺

罪狀不言其內亂事與三司官皆繫詔獄累月釋還職源在刑部久議獄多平恕陝西僉事計資言武臣雜犯等罪子半俸謫極邊源以所言深刻奏寢之郎中林厚言禁刁訟告訐及擇理刑官勘重囚務憑贓具四事皆以源議得施行六年以足疾命朝朔望八年致仕卒

金濂字宗瀚山陽人永樂十六年進士授御史宣德初巡按廣東廉能最改按江西浙江捕巨盜不獲坐免盜就執乃復官嘗言郡縣吏貪濁宜敕按察司巡按御史察廉能者如洪武間故事遣使勞賚則清濁分循良勸帝嘉納之用薦遷陝西副使正統元年上書請補衛所

缺官益寧夏守兵設漢中鎮守都指揮使多議行三年擢僉都御史參贊寧夏軍務濂有心計善籌畫西陲晏然寧夏舊有五渠而鳴沙洲七星漢伯石灰三渠淤濂請濬之溉蕪田一千三百餘頃時詔富民輸米助邊千石以上褒以鹽書濂言邊地粟貴請并旌不及額者儲由此充六年詔僉都御史盧睿與濂更代明年睿召還濂復出鎮尋加右副都御史與睿代者再八年秋拜刑部尚書侍經筵十一年安鄉伯張安與弟爭祿詔逮治法司與戶部相諉言官劾濂及戶部尚書王佐右都御史陳鎰侍郎丁鉉馬昂副都御史丁瑨程富等俱下獄

數日釋之福建賊鄧茂七等爲亂都督劉聚都御史張楷征之不克十三年十一月大發兵命寧陽侯陳懋等爲將軍往討以濂參軍務比至御史丁瑄已大破賊茂七死餘賊擁其兒子伯孫據九龍山拒官軍濂與衆謀羸師誘之出伏精兵入其壘遂禽伯孫帝乃移楷討浙寇而留濂擊平餘賊未下者會英宗北狩兵事棘召還言者交劾濂無功景帝不問加濂太子賓客給二俸尋改戶部尚書進太子太保時四方用兵需餉急濂綜核無遺議上樽節便宜十六事國用得無乏未幾上皇還也先請遣使往來如初帝堅意絕之濂再疏諫不聽初

帝卽位詔免景泰二年天下租十之三濂檄有司但減米麥其折收銀布絲帛者徵如故三年二月學士江淵以爲言命部查理濂內慚抵無有給事中李侃等請詰天下有司違詔故濂恐事敗乃言銀布絲帛詔書未載若槩減免國用何資於是給事中御史劾濂失信於民爲國斂怨且訐其陰事帝欲宥之而侃與御史王允力爭遂下都察院獄越三日釋之削宮保改工部吏部尚書何文淵言理財非濂不可乃復還戶部濂上疏自理遂乞骸骨帝慰留之東宮建復宮保尋復條上節軍匠及僧道冗食共十事五年卒官以軍功追封沭陽伯謚

榮襄濂剛果有才所至以嚴辦稱然接下多暴怒在刑部持法稍深及爲戶部值兵興財拙頗厚斂以足用云石璞字仲玉臨漳人永樂九年舉於鄉入國學選授御史正統初歷任江西按察使三年坐逸囚降副使璞善斷疑獄民娶婦三日歸寧失之婦翁訟婿殺女誣服論死璞禱於神夢神示以麥字璞曰麥者兩人夾一人也比明械囚趣行刑未出一童子窺門屏間捕入則道士徒也叱曰爾師令爾偵事乎童子首實果二道士匿婦槁麥中立捕論如法在江西數年風紀整肅雖婦豎無不知石憲使者七年遷山西布政使明年以朝廷歲用



物料有司科派擾民請于折糧銀內歲存千兩令官買辦庶官用可完民亦不擾從之工部尚書王忬以不能屈意王振十三年致仕去璞爲振所善遂召爲尚書明年處州賊葉宗留作亂總兵官徐恭等往討以璞參其軍事師未至宗留已爲其黨陳鑑胡所殺巡撫張驥招降鑑胡賊勢稍息璞等逗遛無功爲御史張洪等所劾詔俟師旋以聞已而景帝嗣位召還論功兼大理寺卿尋出募天下義勇還朝會中官金英下獄法司劾璞嘗賂英遂并下璞獄當斬特宥之出理大同軍餉敵犯馬營命提督宣府軍務至則寇已退還理部事加太子太

保給二俸河決沙灣命治之璞以決口未易塞別濬渠自黑洋山至徐州以通漕艘而決口如故乃命內官黎賢等偕御史彭誼助之于沙灣築石堤以禦決河開月河二引水益運河以殺水勢決乃塞璞還言京師盜賊多出軍伍間有獲者輒云糧餉虧減妻孥饑凍故又聞兩畿山東河南被災窮民多事剽掠不及今拊循恐方來之憂甚於邊患口外守軍夜行晝伏艱苦萬狀今邊疆未靖宜增餉以作士氣乃反減其月糧此實啟盜悞國之端非節財足用之術帝深納其言沙灣復決璞再往治之以母憂歸起復六年改兵部尚書與于謙協理

部事明年湖廣苗亂命璞總督軍務與南和伯方瑛討之天順元年以捷聞召還命致仕既而論功賜鈔幣四年冬用李賢薦召爲南京左都御史時璞已老蹟不能任事七年爲錦衣衛指揮僉事門達所劾罷歸卒王番郿人永樂中鄉薦歷山東左布政使所至有惠政正統六年入爲工部侍郎代吳中爲尚書歸家十五年卒羅通字學古吉水人永樂十年進士授御史巡按四川都指揮郭贊與清軍御史汪琳中交通爲奸利通劾奏逮治之三殿災偕同官何忠等極陳時政闕失忤旨出爲交趾清化知州宣德元年黎利反王通戰敗擅傳檄

割清化迤西畀賊賊方圍清化通與指揮打忠堅守乘  
間破賊殺傷甚衆賊將遁而檄至通曰吾輩殺賊多出  
城必無全理與就縛曷若盡忠死乃與忠益固守賊久  
攻不下令降將蔡福說降通登陴大罵賊知城不可拔  
引去及還京宣宗大獎勞之改戶部員外郎出理宣府  
軍餉奏言朝議儲餉開平令每軍運一石又當以騎士  
護行計所費率二石七斗而致一石今軍民多願輸米  
易鹽請捐舊例五分之一則人自樂輸餉足而兵不疲  
帝可之正統初遷兵部郎中從尚書王驥整飭甘肅邊  
務從破敵于兀魯乃還以貪淫事爲驥所覺驥遣通

邊情卽䟽通罪下獄謫廣西容山闡官已調東莞河泊所官九年都督僉事曹儉薦其有文武才乞收用吏部執不可景帝監國以于謙陳循薦起兵部員外郎守居庸關俄進郎中帝卽位進右副都御史也先犯京師別部攻居庸甚急天大寒通汲水灌城冰堅不得近七日遁走追擊破之景泰元年召還時楊洪督京營命通參軍務兼理院事言諸邊報警率由守將畏徵調飾詐以惑朝廷遇賊數十輒稱殺敗數千向者德勝等門外不知斬馘幾何而獲官者至六萬六千餘人輦下且然何況塞外且韓信起自行伍穰苴拔於寒微宜博搜將士

中如信苴者與議軍事若今腰玉珥貂皆苟全性命保爵祿之人憎賢忌才能言而不能行未足與議也意蓋詆謙與石亨輩謙疏辨言槩責邊報不實果有警不奏必致悞事德勝門外官軍升級惟武清侯石亨功次冊當先者萬九千八百餘人及陣亡三千餘人而已安所得六萬之多通以爲濫宜將臣及亨等陞爵削奪有如韓信穰苴者乞卽命指薦并罷臣營務俾專治部事疏下廷議廷臣共言謙及石亨楊洪實堪其任又謂通志在滅賊無他帝兩解之尋敕謙錄功不得如從前冒濫蓋因通言而發也給事中覃浩等言通本以知兵用不

宜理院事乃解其兼職塞上軍民多爲寇所掠通請榜諸邊能自歸者軍免戍守三年民復徭役終身又請懸封爵重賞募能禽斬也先伯顏帖木兒喜寧者已又言古之將帥務搜拔衆才如知山川形勢者可使導軍能騰高越險者可使覘敵能風角鳥占者可使備變今軍中未見其人乞敕廷臣各舉所知命總兵官楊洪副將孫鏜同臣考驗詔皆行之宣府有警總兵官朱謙告急廷推都督同知范廣帥兵往以通提督軍務寇退駐師懷來宣府以邊儲不敷召還六月于謙以山西近寇請遣大臣往鎮楊洪亦乞遣重臣從雁門關護餉大同帝

以命通通不欲行請得與謙洪俱謙言國家多難非臣子辭勞之日奏乞躬往帝不允卒命通通本謙所舉而每事牴牾人由是不直通二年召還仍贊軍務東宮改建加太子少保上言貢使攜馬四萬餘匹宜量增價酬之價增則後來益衆此亦強中國弱外裔之一策帝以所貢馬率不堪用若增價正墮賊計寢通奏四年進右都御史贊軍務如故通好大言遇人輒談兵自陳殺賊功求世襲武職爲給事中王竑所劾帝釋不罪天順初自陳預謀迎駕恐爲石亨等所掩乃授其二子所鎮撫三年致仕成化六年卒賜祭葬如例



羅綺磁州人宣德五年進士英宗卽位授御史按直隸  
福建有能名正統九年參贊寧夏軍務踰年當代軍民  
詣鎮守都御史陳鎰乞留以聞命復任尋擢大理右寺  
丞參贊如故常以事劾指揮任信陳斌二人皆王振黨  
十一年四月信斌許綺不法事下總兵官黃真覆覈真  
謂綺常詈宦官爲老奴以激怒振召還京法司擬贖振  
改令錦衣衛再鞫指揮同知馬順鍛鍊成獄謫戍遼東  
景帝立綺訴寃不聽尋用尚書于謙金濂薦召復故官  
進右少卿副李實使瓦剌上皇還以勞擢刑部左侍郎  
明年二月出督雲南四川軍儲已代寇深鎮守松潘賊

首卓勞糾他砮阿兒結等頻爲寇綺禽斬之土官王永高茂林董敏相讐殺守將不能制綺搗永巢誅之又敗黑虎諸塞番斬馘三百五十在鎮七年威名甚震天順初召爲左副都御史以功賜二品祿御史張鵬楊瑄劾石亨亨謂綺與右都御史耿九疇使之并下獄降廣東參政綺鞅鞅未赴明年閏二月綺鄉人告磁州同知龍約自京還與綺言天子仍寵宦官刻香木爲王振形以葬綺微笑云朝廷失政致吾輩降黜奏上捕綺下吏坐死籍其家陳所籍財賄于文華門示百官家屬戍邊婦女没入浣衣局憲宗立赦爲民還其資產時與綺先後

鎮四川者張固字公正新喻人宣德八年進士正統初授刑科給事中改吏科奉命撫裕州流民景泰改元給事中李實請於四川行都司設鎮守大臣乃遷固大理右少卿鎮建昌有政績三年還理寺事山東盜起奉命督捕適霖潦災流人載道固盡心振卹盜賊弭散還卒於官固在諫職敢言大臣多被彈劾又劾都御史陳鎰等舉屬官出身掾吏者爲知府自是掾吏不得歷知府著爲例英宗將北征偕同官疏諫復辟追念之已卒遣使諭祭官其一子子黼仕至廣西按察使

張瑄字廷璽江浦人正統七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郎

中有能聲景泰時賜敕爲吉安知府俗尚巫迎神無休日瑄遇諸途投神水中俄邁危疾父老皆言神爲祟請復之瑄怒不許疾亦愈歲大饑陳牒上官不俟報輒發廩振貸居八年用薦擢廣東右布政使廣西賊莫文章等越境陷連山瑄擊斬之又破陽山賊周公轉新興賊鄧李保等旣而大藤峽賊頻陷屬邑瑄坐停俸成化初韓雍平賊錄瑄轉餉勞賜銀幣給俸如初瑄按行所部督建預備倉六十二修陂塘圩岸四千六百增築廣州新會諸城垣一十二民德瑄惟恐其去旣轉左布政使會滿九載當赴京軍民相率乞留巡撫陳濂等爲之請

乃仍故任八年始以右副都御史巡撫福建平賊林壽六魏懷三等福安壽寧諸縣鄰江浙賊首葉旺葉春等負險瑄捕誅之餘盡解散帝降敕勞之改撫河南議事入都陳撫流民振滯才十八事所司多議行黃河水溢瑄請振且移王府祿米於他所留應輸榆林餉濟荒石取直八錢輸榆林民稱便還理院事尋遷南京刑部侍郎久之進尚書二十年星變被劾帝弗問居三年給事御史復劾之遂落職孝宗立復官致仕

張鵬字騰霄涑水人景泰二年進士授御史上疏言懷利事君人臣所戒比每遇聖節或進羊馬錦綺交錯殿

外惟事安靜羣小竊柄閣臣萬安劉吉輩專營私鵬循職而已不能有所匡救二十一年星變鵬偕僚屬言傳奉武職至八百餘人乞悉令閒住非軍功毋濫授四方鎮守監槍守備內官非正統間原設者悉宜召還廷臣亦交以請下兵部覆鵬畏中官不敢堅其議帝遂盡留之時論皆咎鵬奸民章瑾獻珍寶得爲錦衣鎮撫理刑缺鵬所上不允知帝意屬瑾卽推用焉臺諫劾大臣不職者多及鵬鵬力求去遂賜敕給驛以歸弘治四年卒諡懿簡

李裕字資德豐城人景泰五年進士授御史天順中巡

院事改督漕運兼撫淮揚四府尋解漕務專理巡撫事復還南院進副都御史巡撫寧夏召還歷兵部左右侍郎十八年代陳鉞爲兵部尚書守珠池宦官韋助乞往來高肇瓊廉會守巡官捕寇鵬執不可帝竟許之南北印馬率遣勛臣內侍後以災傷止遣御史是年帝復欲遣內侍鵬等執不可帝勉從之命俟後仍如故事鎮守大同中官汪直言小王子將大舉請發京兵援鵬等言大同士馬四萬已足用所請宜勿許且京軍困營造精力銷沮猝有急何以作威厲氣請悉停其役詔可尋加太子少保鵬初爲御史剛直尚氣節有盛名後駁歷中

外惟事安靜羣小竊柄閣臣萬安劉吉輩專營私鵬循職而已不能有所匡救二十一年星變鵬偕僚屬言傳奉武職至八百餘人乞悉令閒住非軍功毋濫授四方鎮守監槍守備內官非正統間原設者悉宜召還廷臣亦交以請下兵部覆覈鵬畏中官不敢堅其議帝遂盡留之時論皆咎鵬奸民章瑾獻珍寶得爲錦衣鎮撫理刑缺鵬所上不允知帝意屬瑾卽推用焉臺諫劾大臣不職者多及鵬鵬力求去遂賜敕給驛以歸弘治四年卒諡懿簡

李裕字資德豐城人景泰五年進士授御史天順中巡



按陝西上安邊八事石彪濫報首功詔裕覈實彪從父  
亨以書抵裕裕焚之以實聞亨亦旋敗由是有強直聲  
都御史寇深遇僚屬嚴惟裕不爲屈以才擢山東按察  
使重囚二百餘人或經十餘年未判裕旬月開決遣殆  
盡大峴山賊寨七十餘裕抽戮其魁縱脅從除其逋負  
亂遂平成化初遷陝西左布政使入爲順天府尹政聲  
大著進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江北諸府濬白  
塔孟瀆二河以便漕張秋南旺及淮安西湖舊編木捍  
衝激勞費無已裕與郎中楊恭等謀易以石遂爲永利  
淮鳳方饑而太僕徵預備馬二萬匹裕論罷之在淮六

歲每歲入計事陳利病多施行父憂歸服除留佐院事  
十九年代戴縉爲右都御史縉附汪直嘗請復立西廠  
者也在臺綱紀不立裕欲振之御史有過或遭箠撻由  
是得謗汪直敗偕副都御史屠濬請雪諸忤直得罪者  
帝不悅奪俸又坐累調南京都察院考績赴都留爲工  
部尚書初吏部尚書尹旻罷耿裕代之以持正不爲萬  
安所喜而李孜省方貴幸用事欲引鄉人乃協謀去耿  
裕以裕代之裕本廉介負時望以孜省故名頗損其銓  
敘亦平故事考察目有四曰老疾曰罷軟曰貪酷曰不  
謹裕言人材質不同偏執類酷遲鈍類軟乞立才力不

及一途以寓愛惜人才之意帝善之遂著爲令孝宗立  
言官交章劾裕進由致省裕不平爲辨誣錄連疏乞休  
去正德中卒年八十八

贊曰王彰等或以性行未純爲時訾議綜其生平瑕瑜  
互見然敷歷中外勞績多有可紀書稱與人不求備春  
秋之義善善長則諸人固不失爲國家幹濟材歟

明史卷一百六十終

明史卷一百六十一

列傳第四十九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周新

李昌祺

蕭省身

陳士啟

應履平

林頌

況鍾

朱勝

陳本深

羅以禮 趙泰

莫愚

彭勗

孫鼎

夏時

黃潤玉

楊瓚

王懋 趙亮

葉錫

劉實

陳選

夏寅

陳壯

張昂

宋端儀

周新南海人初名志新字日新成祖常獨呼新遂爲名因以志新字洪武中以諸生貢入太學授大理寺評事以善決獄稱成祖卽位改監察御史敢言多所彈劾貴戚震懼目爲冷面寒鐵京師中至以其名怖小兒輒皆奔匿巡按福建奏請都司衛所不得凌府州縣府衛官相見均禮武人爲之戢改按北京時令吏民罪徒流者耕北京閒田監禁詳擬往復待報多瘐死新請從北京行部或巡按詳允就遣以免淹滯從之且命畿內罪人

應決者許收贖帝知新所奏無不允還朝卽擢雲南按察使未赴改浙江寃民繫久聞新至喜曰我得生矣至果雪之初新入境羣蚋迎馬頭跡得死人榛中身繫小木印新驗印知死者故布商密令廣市布視印文合者捕鞠之盡獲諸盜一日視事旋風吹葉墜案前葉異他樹詢左右獨一僧寺有之寺去城遠新意僧殺人發樹果見婦人屍鞠實磔僧一商暮歸恐遇劫藏金叢祠石下歸以語其妻旦往求金不得訴於新新召商妻訊之果商妻有所私商驟歸所私尚匿妻所聞商語夜取之妻與所私皆論死其他發奸摘伏皆此類也新微服行

部忤縣令令欲拷治之聞廉使且至繫之獄新從獄中  
詢諸囚得令貪污狀告獄吏曰我按察使也令驚謝罪  
劾罷之永樂十年浙西大水通政趙居任匿不以聞新  
奏之夏原吉爲居任解帝命覆視得蠲振如新言嘉興  
賊倪弘三劫旁郡黨數千人累敗官軍新督兵捕之列  
木柵諸港汊賊陸走追躡之桃源繫以獻當是時周廉  
使名聞天下錦衣衛指揮紀綱使千戶緝事浙江搜賄  
作威福新欲按治之遁去頃之新齎文冊入京遇千戶  
涿州捕繫州獄脫走訴於綱綱誣奏新罪帝怒命逮新  
旗校皆錦衣私人在道榜掠無完膚既至伏陛前抗聲

曰陛下詔按察司行事與都察院同臣奉詔禽奸惡奈何罪臣帝愈怒命戮之臨刑大呼曰生爲直臣死當作直鬼竟殺之他日帝悔問侍臣曰周新何許人對曰南海帝嘆曰嶺外乃有此人枉殺之矣後帝若見人緋衣立日中曰臣周新已爲神爲陛下治奸貪吏云後紀綱以罪誅事益白妻有節操新未遇時縫紉自給及貴偶赴同官妻內讎荆布如田家婦諸婦慚盡易其衣飾新死無子妻歸貧甚廣東巡撫楊信民曰周志新當代第一一人可使其夫人終日餒耶時時贖給之妻死浙人仕廣東者皆會葬



李昌祺名禎以字行廬陵人永樂二年進士選庶吉士預修永樂大典僻書疑事人多就質擢禮部郎中遷廣西左布政使坐事謫役尋宥還洪熙元年起故官河南與右布政使蕭省身繩豪猾去貪殘疏滯舉廢救災恤貧數月政化大行憂歸宣宗已命侍郎魏源代而是時河南大旱廷臣以昌祺廉潔寬厚河南民懷之請起昌祺命奪喪赴官撫恤甚至正統改元上書言三事皆報可四年致仕家居二十餘年屏跡不入公府故廬栽蔽風雨伏臘不充景泰二年卒蕭省身泰和人與昌祺同舉進士洪熙元年布政考滿當給誥命奏父年八十餘

願以給父帝嘉而許之。後遂爲例。居河南十二年。治行與昌祺等。

陳士啟名雷以字行。泰和人。永樂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擢禮部郎中。尚書呂震險伎。屬吏皆憚之。承奉唯謹。士啟獨不少徇。十二年三月。吏部言布按二司多缺。官帝曰。布政按察吾方。岳臣方數千里。地懸數人。手其簡。廷臣賢能者。分別用之。於是諸曹郎給事中。出爲監司者。二十餘人。而士啟得山東。右參政。盡心吏事。不爲察察。名督徭賦。不峻期約。青州饑。疏請振之。粟使至而饑民倍。士啟復上疏。先出粟予民。謂使者曰。有罪吾獨任。廷

議竟從之坐唐賽兒亂下獄數月釋還職高煦謀不軌士啟自青州暮馳歸語三司密聞於朝高煦既執從薛祿張本錄餘黨撫安人民事竣命清理山東軍籍宣德六年卒於官

應履平奉化人建文二年進士授德化知縣歷官吏部郎中出爲常德知府宣宗初擢貴州按察使所至祛除奸蠹數論時政舊制都督府遣使於外必領內勘合下都司不敢輒下衛至是軍府凌橫使者挾關文四馳歷諸衛駿軍伍宣德七年履平抗疏言勘合之設所以防詐僞今右軍府遣發至黔者不遵故事小人憑勢橫求

詐冒何從省宣宗善其言都督陳政引罪帝令諸司不  
守之軍府爲之戢山雲鎮廣西以備蠻歲調貴州軍萬  
人春秋更代還多逃亡則取原衛軍以補不逐逃者履  
平奏貴州四境皆苗蠻軍伍虛有急孰與戰守今衛軍  
逃於廣西而以在衛者補不數年貴州軍伍盡空邊釁  
且起帝乃命雲嚴責廣西諸衛追還逃軍俟足用卽遣  
歸罷貴州戍卒雲名將鎮粵有功輕履平書生正統元  
年履平劾雲弄權擅作威福帝令雲自陳雲大驚引罪  
帝宥之明年上書言四事一鎮遠六府自湖廣改屬貴  
州當食川鹽去蜀道遠仍食淮鹽爲便一軍衛糧支於

重慶舟楫不通易就輕賫多耗費請以鎮遠秋糧輪湖  
廣者就近支給一停黎平諸府歲辦黃白蠟一貴州初  
開三司月俸止一石今糧漸充裕請增給竝從之時方  
面以公事行部者例不給驛履平言僦車舟必擾民請  
給驛便又以軍伍不足請令衛所官旂犯雜死及徒流  
者俱送鎮將立功期滿還伍邊軍犯盜及土官民與官  
旂罪輕者入粟缺儲所贖罪竝從之三年遷雲南左布  
政使時麓川用兵屢奏勞績八年致仕歸

林碩字懋弘閩縣人永樂十年進士授御史出按山東  
宣德初按浙江爲治嚴肅就擢按察使千戶湯某結中

官裴可烈爲奸利碩將繩以法中官誣碩毀詔書被逮碩叩頭言臣前爲御史官七品今擢按察使官三品日夜淬勵思報上恩小人不便欲去臣唯陛下裁察帝動容曰朕固未之信召汝面訊耳立釋碩復其官敕責可烈碩在浙久人懷其惠正統三年誤引赦例出人死僉事耿定劾之逮訊輸贖還職其冬遷廣東布政使未及任而卒其後寧波知府鄭珞劾可烈不法可烈竟罷去況鍾字伯律靖安人初以吏事尚書呂震奇其才薦授儀制司主事遷郎中宣德五年帝以郡守多不稱職會蘇州等九府缺皆雄劇地命部院臣舉其屬之廉能者

補之鍾用尚書蹇義胡濙等薦擢知蘇州賜敕以遣之  
蘇州賦役繁重豪猾舞文爲奸利最號難治鍾乘傳至  
府初視事羣吏環立請判牒鍾佯不省左右顧問惟吏  
所欲行止吏大喜謂太守闇易欺越三日召詰之曰前  
某事宜行若止我某事宜止若強我行若輩舞文久罪  
當死立捶殺數人盡斥屬僚之貪虐庸懦者一府大震  
皆奉法鍾乃蠲煩苛立條教事不便民者立上書言之  
清軍御史李立勾軍暴同知張徽承風指動以酷刑抑  
配平人鍾疏免百六十人役止終本身者千二百四十  
人屬縣逋賦四年凡七百六十餘萬石鍾請量折以鈔

爲部議所格然自是頗蠲減又言近奉詔募人佃官民  
荒田官田準民田起科無人種者除賦額崑山諸縣民  
以死徙從軍除籍者凡三萬三千四百餘戶所遺官田  
二千九百八十餘頃應減稅十四萬九千餘石其他官  
田沒海者賦額猶存宜皆如詔書從事臣所領七縣秋  
糧二百七十七萬九千石有奇其中民糧止十五萬三  
千餘石而官糧乃至二百六十二萬五千餘石有畝徵  
至三石者輕重不均如此洪永間令出馬役於北方諸  
驛前後四百餘匹期三歲遣還今已三十餘歲矣馬死  
則補未有休時工部征三梭濶布八百匹浙江十一府



止百匹而蘇州乃至七百乞敕所司處置帝悉報許當是時屢詔減蘇松重賦鍾與巡撫周忱悉心計畫奏免七十餘萬石凡忱所行善政鍾皆協力成之所積濟農倉粟歲數十萬石振荒之外以代民間雜辦及逋租其爲政纖悉周密嘗置二簿識民善惡以行勸懲又置通關勘合簿防出納奸僞置綱運簿防運夫侵盜置館夫簿防非理需求興利除害不遺餘力鋤豪強植良善民奉之若神先是中使織造採辦及購花木禽鳥者踵至郡佐以下動遭笞縛而衛所將卒時凌虐小民鍾在斂跡不敢肆雖上官及他省吏過其地者咸心憚之鍾雖

起刀筆然重學校禮文儒單門寒士多見振瞻有鄒亮者獻詩於鍾鍾欲薦之或爲匿名書毀亮鍾曰是欲我速成亮名耳立奏之朝召授吏刑二部司務遷御史初鍾爲吏時吳江平思忠亦以吏起家爲吏部司務遇鍾有恩至是鍾數延見執禮甚恭且令二子給侍曰非無僕隸欲籍是報公耳思忠家素貧未嘗緣故誼有所干人兩賢之鍾嘗丁母憂郡民詣闕乞留詔起復正統六年秩滿當遷部民二萬餘人走訴巡按御史張文昌乞再任詔進正三品俸仍視府事明年十二月卒於官吏民聚哭爲立祠鍾剛正廉潔孜孜愛民前後守蘇者莫

能及鍾之後李從智朱勝相繼知蘇州咸奉敕從事然  
敕書委寄不如鍾矣李從智宜賓人朱勝金華人勝廉  
靜精敏下不能欺嘗曰吏貪吾不多受牒隸貪吾不行  
杖獄卒貪吾不繫囚由是公庭清肅民安而化之居七  
年超遷江南左布政使初與鍾同薦者戶部郎中羅以  
禮知西安兵部郎中趙豫知松江工部郎中莫愚知常  
州戶部員外郎邵旻知武昌刑部員外郎馬儀知杭州  
陳本深知吉安御史陳鼎知建昌何文淵知溫州皆賜  
敕乘傳行

陳本深字有源鄞人永樂初由鄉舉入國子監授刑部

主事善發奸畿內盜殺人亡匿有司繫無辜十八人於  
獄本深以計獲盜十八人皆免遷員外郎與況鍾等同  
受敕爲知府本深知吉安吉安多豪強奸訐訟巨猾彭  
搏等十九人橫閭里本深遣人與相結爲具名與飲伏  
壯士後堂拉殺之皆曳其屍以出一府大驚樂安大盜  
曾子良據大盤山衆萬餘本深設伏大破之斬子良本  
深爲政舉大綱不屑苛細大猾旣殲府中無事晨起鼓  
而升堂吏無所白輒鼓而休間有所訟呼至榻前析曲  
直遣之亦不受狀有抑不伸者雖三尺童子皆得往白  
久之民恥爭訟尤折節士人飾治學宮奏新先儒歐陽

修周必大楊邦乂胡銓楊萬里文天祥祠廟正統六年  
滿九載當遷郡人乞留詔予正三品俸廨前民嫁女本  
深聞鼓樂聲笑曰吾來時乳下兒也今且嫁我尚留此  
耶遂請老前後守吉安十八年既去郡人肖像祀之羅  
以禮桂陽人永樂十三年進士由郎中知西安府遭喪  
補紹興再以喪去代者不稱職部民追思乞以禮於朝  
詔起復視事歲滿進秩復任已移知建昌所至皆有惠  
愛歷三郡凡二十七年乃致仕莫愚臨桂人由鄉舉以  
郎中出知常州奏請減宜興歲進茶數禁公差官凌虐  
有司嚴核上官薦劾之實皆報可郡民陳思保年十二

世業漁其父兄行劫思保在舟中有司以爲從論當斬  
愚疏言小兒依其父兄非爲從比令全家舟居將舉家  
坐耶宣宗命釋之謂廷臣曰爲守能言此可謂有仁心  
矣正統六年秩滿郡民乞留巡撫周忱以聞詔進二階  
復任與愚同時爲同知者潞城趙泰字熙和由鄉舉入  
國子監歷事都察院授常州同知濬孟瀆得勝二河作  
魏村閘周忱況鍾議減蘇州重糧泰亦檢常州官田租  
請竝減之遷工部郎中命塞東昌決河忱薦爲協同都  
運益勤其職亡何疾卒

彭昺字祖期永豐人七歲入佛寺不拜僧強之叱曰彼

不衣冠而袒跣何拜爲永樂十三年舉進士親老乞近地以養除南雄府教授學舍後有祠數現光怪學官弟子率禱祀勗撤而焚之滿考補建寧教授副使王增有疾醫者許宗道誣諸生游亨魘魅以舍旁童五郎祠爲徵增怒寘亨家七人重罪下近祠居民獄四百家勗抗論游氏非巫者五郎非邪神初捐地築城人也事載郡志中增愕索圖經證之大慚悔事得解建寧朱子故宅有祠無祭勗疏請春秋祭蠲子孫徭又勗尊賢堂祀胡安國蔡沈真德秀諸生翕然嚮學正統元年以楊士奇薦召授御史時初設提學官命督南畿學校詳立教條

士風大振疏言國朝祠祭載在禮官修齋起梁武帝設  
醮起宋徽宗宜一切除之禁立庵院罷給僧尼度牒又  
言真定保定山東民逃鳳陽潁州以萬計皆守令匿災  
暴斂所致乞厚軫恤守令課績宜以戶口增耗爲殿最  
又請設南京諸衛武學皆報可所至葺治先賢墳祠母  
憂歸以孫鼎代勗起復改吏部考功郎中出爲山東副  
使土木之變數言兵事以直不容於時致仕歸孫鼎字  
宜鉉廬陵人永樂間舉人歷松江教授正統八年楊溥  
薦爲御史董南畿學政置本源錄錄諸生善行行部不  
令人知單輿猝至諸生謁輒閉門試之卽日定甲乙諸



生試歸榜已揭通衢請託者無所措手通州旱饑奏蠲糧三千四百餘石英宗北狩鼎試罷謂諸生曰故事當簪花宴今臣子枕戈之秋不敢陷諸君不義設茗飲步送諸門旣而詣闕上書請隨所用效死不報未幾以親老致仕知府張瑄疏言鼎孝追曾閔學繼朱程宜起居論思之職帝不允天順元年卒於家

夏時字以正錢塘人永樂十六年進士授戶科給事中洪熙元年議改鈔法時力言其擾市肆無裨國用疏留中鈔果大沮民多犯禁議竟寢帝思時言命侍皇太子祀孝陵所過有災傷輒白太子發粟以振留署南京戶

科宣德初一日三上封事稱旨命署尚寶司兼理吏禮兵刑四科視七篆無留事命覈後湖黃冊陳便宜十四事邳徐濟寧臨清武清旱以時請遣官振之尋擢江西僉事正統三年奏今守令多刻刑無辜傷和干紀乞令御史按察司官遍閱罪囚釋寃滯逮按枉法官吏從之遷參議七年奏恤民六事多議行十二年以大臣薦超擢廣西左布政使前後所上又十餘疏雖不盡用天下壯其敢言年未七十致仕歸卒其爲僉事時進知州柯暹所撰教民條約及均徭冊式刊爲令人皆便之時爲人廉潔好義親歿廬墓有異徵歿而鄉人祀之名其祠

日孝廉

黃潤玉字孟清鄞人五歲侍母疾夜不就寢十歲道見遺金不拾永樂初徙南方富民實北京潤玉請代父行官少之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長官異其言許之十八年舉順天鄉試授建昌府學訓導父喪除改官南昌宣德中用薦擢交趾道御史出按湖廣斥兩司以下不職者至百有二十人正統初詔推舉提學官以楊士奇薦擢廣西僉事提督學政時寇起軍興有都指揮妄掠子女萬餘口潤玉劾而歸之副使李立入民死罪至數百人亦爲辨釋南丹衛處萬山中戍卒冒瘴多死爲

奏徙夷曠地母憂歸起官湖廣論罷巡撫李實親故二人實憤奏潤玉不諳刑律坐謫含山知縣以年老歸歸二十年年八十有九卒學者稱南山先生

楊瓚蠡縣人永樂末進士知趙城縣課績爲山西最超擢鳳陽知府正統十年大計天下羣吏始命舉治行卓異者瓚及王懋葉錫趙亮等與焉鳳陽帝鄉勛臣及諸將子孫多犯令瓚請立戶稽出入由是始遵約束瓚言民間子弟可造者多請增廣生員毋限額禮部採瓚言考取附學天下學校之有附學生由瓚議始擢浙江右布政使與鎮守侍郎孫原貞共平陶得二之亂景泰二

年瓚以湖州諸府官田賦重請均之民田賦輕者而嚴  
禁詭寄之弊詔與原貞督之田賦稱平久之卒官王懋  
修武人永樂末進士爲海豐知縣後超擢西安知府亦  
有聲葉錫永嘉人宣德五年進士爲吳縣知縣舉卓異  
遷奸民訐於朝將逮繫吳人羣詣闕頌錫乃令視事如  
故抵誣者罪尋擢寧國知府而趙亮爲慶雲典史亦在  
舉中同被宴賚時人以爲榮秩滿擢知本縣

劉實字嘉秀安福人宣德五年舉進士居三年選庶吉  
士正統初授金華府通判仍歲荒旱請蠲租且贖還饑  
民子女義門鄭氏族大不能自給又買馬出丁供山西

郵傳困甚亦以實言獲免母喪歸廬墓三載起順天府  
治中景泰時侍臣薦其文學召修宋元通鑑綱目實爲  
人耿介意所不可雖達官貴人不稍遜然頗自是見同  
曹所纂不當輒大笑聲徹廷陛人亦以此忌之天順初  
還原任四年擢知南雄府商稅巨萬舊皆人守橐實無  
所私中官至南雄入譖言府僚參謁留實折辱之民競  
前擁之出中官慚將召謝之實不往中官去至韶州聞  
韶人言南雄守且訟於朝矣懼馳奏誣實毀敕大不敬  
逮下詔獄實從獄中上書言臣官三十年未嘗以妻子  
自隨食麤衣敝爲國家愛養小民不忍困之以是忤朝

使帝覽書意稍解且釋之而實竟瘐死實苦節自持政務紛遯未嘗廢書士大夫重其學行其歿也南雄人哀而祠之孫丙自有傳

陳選字士賢臨海人父員韜宣德五年進士爲御史出按四川黜貪獎廉雪死囚四十餘人正統末大軍征鄧茂七往撫其民釋被誣爲賊者千餘家都指揮蔣貴要所部賄都督范雄病不能治軍皆劾罷之歷廣東右參政福建右布政使廣東值黃蕭養亂後而福建亦寇盜甫息員韜所至拊循教養得士民心選自幼端慤寡言笑以聖賢自期天順四年會試第一成進士授御史巡

按江西盡黜貪殘吏時人語曰前有韓雍後有陳選廣  
寇流入贛州奏聞不待報遣兵平之憲宗卽位嘗劾尚  
書馬昂侍郎吳復鴻臚卿齊政救修撰羅倫學士倪謙  
錢溥言雖不盡行一時憚其風采已督學南畿頒冠婚  
祭射儀於學宮令諸生以時肄之作小學集註以教諸  
生按部常止宿學宮夜巡兩廡察諸生誦讀除試牘糊  
名之陋曰已不自信何以信於人成化六年遷河南副  
使尋改督學政立教如南畿汪直出巡都御史以下皆  
拜謁選獨長揖直問何官選曰提學副使直曰大於都  
御史耶選曰提學何可比都御史但忝人師不敢自詘



辱選詞氣嚴正而諸生亦羣集署外直氣懾好語遣之  
久之進按察使決遣輕繫數百人重囚多所平反罔  
爲空治尚簡易獨於賊吏無所假然受賂百金以上者  
坐六七鑲而止或問之曰奸人惜財亦惜命若盡孳所  
賂以貨要人卽法撓矣歷廣東左右布政使肇慶大水  
不待報輒發粟振之二十一年詔減省貢獻而市舶中  
官韋眷奏乞均徭戶六十人添辦方物選持詔書爭帝  
命與其半眷由是怒選番人馬方麻詭稱蘇門答刺使  
臣欲入貢私市易眷利其厚賄將許之選立逐之去撒  
馬兒罕使者白甘肅貢獅子將取道廣東浮海歸云欲

往滿喇加更市以進選疏言不可許恐遺笑外番輕中國帝納其言而眷憾選甚先是番禺知縣高瑤沒眷通番資鉅萬選移檄獎之且聞於朝至是眷誣奏選瑤朋比爲貪墨詔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巡按御史徐同愛訊之選有所黜吏張褻眷意其怨選引令誣証選娶堅不從執褻拷掠無異辭行同愛畏眷竟坐選如眷奏與瑤俱被徵士民數萬號泣遮留使者辟除乃得出至南昌病作行阻其醫藥竟卒年五十八編修張元禎爲選治喪殮之褻聞選死哀悼乃上書曰臣聞口能銖金毀足銷骨竊見故罪人選抱孤忠子處羣邪之中獨立衆

僧之地太監眷通番敗露知縣瑤按法持之選移文獎厲以激貪懦固賢監司事也都御史宋旻及同愛怯勞養奸致眷橫行胸臆穢鱗清流勘官行頤指煅煉竟無左証臣本小吏註誤觸法被選黜罷實臣自取眷意臣憾選厚賂噉臣臣雖胥役敢昧素心眷知臣不可誘噉行等逮臣致理拷掠彌月臣忍死籲天終無異口行等乃依傍眷語文致其詞勿選勘災不實擅便發倉曲庇屬官意圖報謝必如所云是毀共姜爲夏姬詬伯夷爲莊躄也頃年嶺外地震水溢漂民廬舍屬郡交牒報災老弱引領待哺而撫按藩臬若罔聞知選獨抱隱憂食

不下咽謂展轉行勘則民命垂絕所以便宜議振志在救民非有他也選故剛正不堪屈辱憤懣旬日嬰疾而殂行幸其殞身阻其醫療訖命之日密走報眷小人佞毒一至於此臣擯黜罪人秉耒出野百無所圖誠痛忠良銜屈而爲聖朝累也不報員韜父子皆持操甚潔而員韜量能容物選務克己因自號克菴遇物亦稍峻人謂員韜德性四時皆備選得其秋焉嘗割田百四十畝贍其族人暨卒族人以選子戴貧還之戴不可而止弘治初主事林沂疏雪選冤詔復官禮葬正德中追贈光祿卿諡忠愍

夏寅字正夫松江華亭人正統十三年舉進士授南京吏部主事力學爲文以宏奧稱進郎中成化元年考滿入都上言徐州旱澇民不聊生饑餒切身必爲盜賊乞特遣大臣鎮撫蠲租發廩沿途貢船丁夫不足役及老稚而所載官物僅一箱餘皆私齎乞嚴禁絕准徐濟寧軍士赴京操練然其地實南北要衝宜各設文武官鎮守訓兵屯田常使兩京聲勢聯絡倉猝可以制變章下所司行之唯不設文武官遷江西副使提督學校其教務先德行進浙江右參政處州民苦虐政走山谷寅檄招之衆皆解散久之進山東右布政使弘治初致仕歸

寅清直無黨援嘗語人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間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世傳爲名言

陳壯字直大其先浙江山陰人祖坐事謫成交阨後調京衛遂家焉壯舉天順八年進士授南京御史編修章懋等建言得罪抗疏救之帝遣中官采花木復疏諫尚書陳翌請以馬豆代百官俸壯言飼馬之物不可養士大夫事乃寢壯家素窶常祿外一無所取父母歿廬墓側居喪一循古禮歷江西僉事致仕歸家居十餘年弘治中以尚書張悅薦起官福建居二年又乞致仕時倪岳爲吏部素賢之擢河南副使歲荒振饑民懷其惠僉

都御史林俊謝病舉以自代未及遷而壯又乞致仕巡撫孫需奏留之又二年竟致仕去

張昺字仲明慈谿人都御史楷孫也舉成化八年進士授鉛山知縣性剛明善治獄有嫁女者及壻門而失女互以訟於官不能決昺行邑界見大樹妨稼欲伐之民言樹有神巢其巔昺不聽率衆往伐有衣冠三人拜道左昺叱之忽不見比伐樹血流出樹間昺怒手斧之卒仆其樹巢中墮二婦人言狂風吹至樓上其一卽前所嫁女也有巫能隱形淫人婦女昺執巫痛杖之無所苦已竝巫失去昺馳縛以歸印巫背鞭之立死乃盡毀諸

淫祠寡婦惟一子爲虎所噬訴於曷曷與婦期五日乃齋戒祀城隍神及期二虎伏庭下曷叱曰孰傷吾民法當死無罪者去一虎起斂尾去一虎伏不動曷射殺之以畀節婦一縣稱神鉛山俗婦人夫死輒嫁有病未死先受聘供湯藥者曷欲變其俗令寡婦皆具牒受判署二木曰羞嫁者跪之曰節不嫁者跪之民傳四妻祝誓死守舅姑給令跪羞木下曷判從之祝投後園池中死邑大旱曷夢婦人泣拜覺而識其里居姓氏往詰其狀及啟土貌如生曷哭之慟曰殺婦者吾也爲文以祭改葬焉天遂大雨諸異政多類此擢南京御史弘治元年



七月偕同官上言適臺諫交章論事矣而扈蹕糾儀者不免錦衣捶楚之辱是言路將塞之漸也經筵既舉矣而封章累進卒不能回寒暑停免之說是聖學將怠之漸也內倖雖斥梁芳而賜祭仍及便辟是復啟寵倖之漸也外戚雖罪萬喜而莊田又賜皇親是驕縱姻婭之漸也左道雖斥而符書尚揭於官禁番僧旋復於京師是異端復興之漸也傳奉雖革而千戶復除張質通政不去張苗是傳奉復啟之漸也織造停矣仍聞有蟒衣牛斗之織淫巧其漸作乎寶石廢矣又聞有戚里不時之賜珍玩其漸崇乎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願陛下

以爲戒帝嘉納之先是曷以雷震孝陵柏樹與同官劾  
大學士劉吉等十餘人給事中周紘亦與同官劾吉吉  
銜之其冬曷紘奉命閱軍軍多缺伍兩人欲劾奏守備  
中官蔣琮琮先事劾兩人章下內閣吉修隙擬黜之外  
尚書王恕抗章曰不治失伍之罪而罪執法之臣何以  
服天下再疏爭言官亦論救乃調曷南京通政司經歷  
紘南京光祿寺署丞久之曷用薦遷四川僉事富豪殺  
人屢以賄免御史檄曷治果得其情尋進副使守備中  
官某將進術士周慧於朝曷禽慧論徙之極邊歲餘引  
疾歸環堵蕭然擁經史自娛都御史王璟以振荒至餽

曷百金堅拒不得受下戶饑民粟以答其意知縣丁洪  
曷令鉛山所取士也旦夕候起居爲具蔬食曷曰吾誠  
不自給奈何以此煩令君卒弗受炊烟屢絕處之澹如  
及卒含斂不具洪爲經紀其喪

宋端儀字孔時莆田人成化十七年進士官禮部主事  
雲南缺提學官部議屬端儀吏先期洩之端儀曰啟事  
未登已喧衆口人其謂我干乞乎力辭之已進主客員  
外郎貢使以贄見悉却不納初在國學爲祭酒邱濬所  
知及濬柄政未嘗一造其門廣東提學缺部以端儀名  
上濬竟沮之濬卒始以按察僉事督廣東學校卒官端

儀慨建文朝忠臣湮沒乃搜輯遺事爲革除錄建文忠臣之有錄自端儀始也

贊曰明初重監司守牧之任尚書有出爲布政使而侍郎爲參政者監司之入爲卿貳者比比也守牧稱職增秩或至二品天順而後巡撫之寄專而監司守牧不得自展布重內輕外之勢成矣夫賦政於外於民最親李昌祺陳本深之屬靜以愛民況鍾張昺能於其職所謂承宣德化爲天子分憂者非耶周新陳選寃死爲可哀讀張褫書又以見公正之服人者至而直道之終不泯也

明史卷一百六十一終

明史卷一百六十二

列傳第五十

經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保兼太子太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尹昌隆

耿通

陳諤

戴綸

林長懋

陳祚

郭循

劉球

子鉞鈞

陳鑑

何觀

鍾同

子孟 集圮

章綸

子凡 應

廖莊

倪敬

盛 杲等

楊瑄

子 盛 顯等

尹昌隆字彥謙秦和人洪武中進士及第授修撰改監

察御史惠帝初卽位視朝晏昌隆疏諫曰高皇帝雞鳴而起昧爽而朝未日出而臨百官故能庶績咸熙天下又安陛下嗣守大業宜追繩祖武兢兢業業憂勤萬幾今乃卽於晏安日上數刻猶未臨朝羣臣宿衛疲於伺候曠職廢業上下懈弛播之天下傳之四裔非社稷福也帝曰昌隆言切直禮部其宣示天下使知朕過未幾以地震上言謫福寧知縣燕兵旣逼昌隆以北來奏章動引周公輔成王爲詞勸帝罷兵許王入朝設有蹉跌便舉位讓之若沈吟不斷進退失據將求爲丹徒布衣且不可得成祖人京師昌隆名在奸臣中以前奏貸死

命傅世子於北平永樂二年冊世子爲皇太子擢昌隆左春坊左中允隨事匡諫太子甚重之解縉之黜同日改昌隆禮部主事尚書呂震方用事性刻忮當其獨處精思以手指刮眉尾則必有密謀深計官屬相戒無敢白事者昌隆前白事震怒不應移時又白之震愈怒拂衣起昌隆退白太子取令旨行之震大怒奏昌隆假托宮僚陰欲樹結潛蓄無君心逮下獄尋遇赦復官父憂起復謁震震溫言接之入理前奏復下錦衣衛獄籍其家帝凡巡幸下詔獄者率輿以從謂之隨駕重囚昌隆與焉後數年谷王謀反事發以王前奏昌隆爲長史坐



以同謀詔公卿雜問昌隆辯不已震折之獄具置極刑死夷其族後震病且死號呼尹相言見昌隆守欲殺之云

耿通齊東人洪武中舉於鄉授襄陽教授永樂初擢刑科給事中歷左右給事剛直敢言嘗劾都御史陳瑛御史袁綱覃珩朋比爲蒙蔽構陷無辜綱珩已下獄瑛長官不宜獨宥又言驍騎諸衛倉壞工部侍郎陳壽不預修糧至無所受多損耗病民工部尚書宋禮不卹下匠役滿不卽遣歸多至失所瑛等皆被鐫責當是時給事中政言者通與陳諤舉朝憚其風采久之擢大理寺右

丞帝北巡太子監國漢王高煦謀奪嫡陰結帝左右爲  
讒間宮僚多得罪者監國所行事率多更置通從容諫  
帝太子事無大過誤可無更也數言之帝不悅十年秋  
有言通受請托故出人罪者帝震怒命都察院會文武  
大臣鞠之午門曰必殺通無赦羣臣如旨當通罪斬帝  
曰失出細故耳通爲東宮關說壞祖法離間我父子不  
可恕其置之極刑廷臣不敢爭竟論姦黨磔死陳諤字  
克忠番禺人永樂中以鄉舉入太學授刑科給事中遇  
事剛果彈劾無所避每奏事大聲如鐘帝令餓之數日  
奏對如故曰是天性也每見呼爲大聲秀才嘗言事忤

旨命坎瘞奉天門露其首七日不死赦出還職已復忤旨罰修象房貧不能僱役躬自操作適駕至問爲誰諤匍匐前具道所以帝憐之命復官歷任順天府尹政尚嚴鷲執政忌之出爲湖廣按察使改山西坐事落職仁宗卽位遇赦當還故官帝以諤前在湖廣頗撫楚王緡故謫海鹽知縣遷荆王長史爲王府所厭苦宣德三年遷鎮江同知致仕歸卒

戴綸高密人永樂中自昌邑訓導擢禮科給事中與編修林長懋俱侍皇太孫說書歷中允諭德仁宗卽位太孫爲太子遷洗馬仍侍講讀始成祖命太孫習武事太

孫亦雅好之時出騎射綸與長懋以太孫春秋方富不宜荒學問而事游畋時時進諫綸又具疏爲帝言之他日太孫侍帝問宮臣相得者誰也太孫以綸對因出綸奏付之太孫由此怨綸長懋者莆田人以鄉薦歷青州教授擢編修仁宗初進中允爲人剛嚴累進直言與綸善宣宗卽位加恩宮僚擢綸兵部侍郎頃之復以諫獵忤旨命叅贊交趾軍務而長懋自南京來後至亦出爲鬱林知州無何坐怨望並逮至京下錦衣衛獄帝臨鞠之綸抗辯觸帝怒立箠死籍其家諸父河南知府賢太僕寺卿希文皆被繫而長懋在獄十年英宗立乃得釋

復其官還守鬱林有惠政其卒也州人立廟祀之

陳祚字永錫吳人永樂中進士擢河南叅議十五年與布政使周文襄王文振合疏言建都北京非便並謫均州太和山佃戶躬耕力作處之晏然仁宗立詔選用遷謫諸臣祚在選中會帝崩不果用宣德二年命憲臣卽均州羣試之祚策第一試吏部復第一遂擢御史巡按福建方面大吏多被彈擊禁止和買閩人德之還奏白塔河上通邵伯湖下注大江蘇松舟楫多從往來淺狹湮塞請開濬從之轉漕果便尋出按江西時天下承平帝頗事遊獵玩好祚馳疏勸勤聖學其畧曰帝王之學

先明理明理在讀書陛下雖有聖德而經筵未甚興舉  
講學未有程度聖賢精微古今治亂豈能周知洞晰真  
德秀大學衍義一書聖賢格言無不畢載願於聽政之  
暇命儒臣講說非有大故無得間斷使知古今若何而  
治政事若何而得必能開廣聰明增光德業而邪佞之  
以奇巧蕩聖心者自見疎遠天下人民受福無窮矣帝  
見疏大怒曰豎儒謂朕未讀大學耶薄朕至此不可不  
誅學士陳循頓首曰俗士處遠不知上無書不讀也帝  
意稍解下祚獄逮其家人十餘口隔別禁繫者五年其  
父竟瘐死其時刑部主事郭循諫拓西內皇城修離宮

逮入面詰之循抗辯不屈亦下獄英宗立祚與循皆得  
釋復官祚再按湖廣以奏遼王貴烺罪有所隱與巡撫  
侍郎吳政逮至京下獄尋赦出時王振用事法務嚴峻  
祚上言乃者法司論獄多違定律如侍郎吳璽誤舉主  
事吳輒宜坐貢舉非其人律乃坐以奏事有規避律斬  
及輒自經死獄官獄卒罪應遞減乃援不應爲重罪概  
杖之一事如此餘可推矣天時不順災沴數見未必非  
此帝是之以其章示法司尋改南京遷福建按察使僉  
事有威惠神祠不載祀典者悉撤去久之以疾歸卒祚  
天資嚴毅雖子弟罕接其言笑獨重里人邢量量博學

士隱於卜敞屋數椽或竟日不舉火祚數挾冊就質疑  
往往至暮郭循字循初廬陵人居官有才譽旣復職進  
郎中以尚書魏源薦擢廣東叅政有剿寇功景泰初卒  
劉球字廷振安福人永樂十九年進士家居讀書十年  
從學者甚衆授禮部主事胡濙薦侍經筵與修宣宗實  
錄改翰林侍講從弟玘知莆田遺一夏布球封還貽書  
戒之正統六年帝以王振言大舉征麓川球上疏曰帝  
王之馭四裔必宥其小而防其大所以適緩急之宜爲  
天下久安計也周伐崇不克退修德教以待其降至於  
獫狁則命南仲城朔方以備之漢征南越不利卽罷兵



賜書通好至於匈奴雖已和親猶募民徙居塞下入粟實邊復命魏尚守雲中拒之今麓川殘寇思任發素本羈屬以邊將失馭致勤大兵雖渠魁未殲亦多戮羣醜爲誅爲舍無繫輕重璽書原其罪釁使得自新甚盛德也邊將不達聖意復議大舉欲屯十二萬衆於雲南以趣其降不降則攻之不慮王師不可輕出蠻性不可驟馴地險不可用衆客兵不可久淹况南方水旱相仍軍民交困若復動衆紛擾爲憂臣竊謂宜緩天誅如周漢之於崇越也至於瓦剌終爲邊患及其未卽騷動正宜以時防禦迺欲移甘肅守將以事南征卒然有警何以

爲禦臣竊以爲宜慎防遏如周漢之於獫狁匈奴也伏望陛下罷大舉之議推選智謀將帥輔以才識大臣量調官軍分屯金齒諸要害結木邦諸蠻以爲援乘間進攻因便撫諭寇自可服至於西北障塞當敕邊臣巡視濬築溝垣增繕城堡勤訓練嚴守望以防不虞有備無患之道也章下兵部謂南征已有成命不用球言八年五月雷震奉天殿球應詔上言所宜先者十事其畧曰古聖王不作無益故心正而天不違之臣願皇上勤御經筵數進儒臣講求至道務使學問功至理欲判然則聖心正而天心自順夫政由已出則權不下移太祖太

宗日視三朝時召大臣於便殿裁決庶政權歸總於上  
皇上臨御九年事體日熟願守二聖成規復親決故事  
使權歸於一古之擇大臣者必詢諸左右大夫國人及  
其有犯雖至大辟亦不加刑第賜之死今用大臣未嘗  
皆出公論及有小失輒桎梏箠楚之然未幾時又復其  
職甚非所以待大臣也自今擇任大臣宜允愜衆論小  
犯則置之果不可容下法司定罪使自爲計勿輒繫庶  
不乖其天職之意今之太常卽古之秩宗必得清慎習  
禮之臣然後可交神明今卿貳皆缺宜選擇儒臣使領  
其職古者省方巡狩所以察吏得失問民疾苦兩漢唐

宋盛時數遣使巡行郡縣洪永間亦嘗行之今久不舉故吏多貪虐民不聊生而軍衛尤甚宜擇公明廉幹之臣分行天下古人君不親刑獄必付理官蓋恐徇喜怒而有所輕重也邇法司所上獄多奉敕增減輕重法司不能執奏及訊他囚又觀望以爲輕重民用多寃宜使各舉其職至運磚輸米諸例均非古法尤宜罷之春秋營築悉書戒勞民也京師興作五六年矣曰不煩民而役軍軍獨非國家赤子乎况營作多完宜罷工以蘇其力各處水旱有司旣不振救請減租稅或亦徒事虛文宜令戶部以時振濟量加減免使不致失業麓川連年

用兵死者十七八軍費爵賞不可勝計今又遣蔣貴遠  
征緬甸責獻思任發果禽以歸不過梟諸通衢而已緬  
將挾以爲功必求與木邦共分其地不與則致怒與之  
則兩蠻坐大是滅一麓川生二麓川也設有蹉跎兵事  
無已臣見皇上每錄重囚多有令從軍仁心若此今欲  
生得一失地之竄寇而驅數萬無罪之衆以就死地豈  
不有乖於好生之仁哉况思機發已嘗遣人來貢非無  
悔過乞免之意若敕緬斬任發首來獻仍敕思機發盡  
削四境之地分於各寨新附之蠻則一方可寧矣迤北  
貢使日增包藏禍心誠爲難測宜分遣給事御史閱視

京邊官軍及時訓練勿使借工各廠服役私家公武舉之選以求良將定召募之法以來武勇廣屯田公鹽法以厚儲蓄庶武備無缺而外患有防疏入下廷議言球所奏惟擇太常官宜從令吏部推舉修撰董璘遂乞改官太常奉享祀事初球言麓川事振固已銜之欽天監正彭德清者球鄉人也素爲振腹心凡天文有變皆匿不奏倚振勢爲姦公卿多趨謁球絕不與通德清恨之遂摘疏中攬權語謂振曰此指公耳振益大怒會璘疏上振遂指球同謀並逮下詔獄屬指揮馬順殺球順深夜攜一小校持刀至球所球方臥起立大呼太祖太宗

頸斷體猶植遂支解之瘞獄戶下璘從旁竊血裙遺球家後其子鉞求得一臂裹裙以殮順有子病久忽起捽順髮拳且蹴之曰老賊令爾他日禍逾我我劉球也順驚悸俄而子死小校亦死璘字德文高郵人有孝行獄解遂歸不復出球死數年瓦剌果入寇英宗北狩振被殺朝士立擊順斃之而德清自土木遁還下獄論斬尋瘐死詔戮其屍景帝憐球忠贈翰林學士諡忠愍立祠於鄉球二子長鉞次鈺皆篤學躬耕養母球既得卹兄弟乃出應舉先後成進士鉞廣東參政鈺雲南按察使陳鑑字貞明高安人宣德二年進士授行人正統中擢

御史出按順天言京師風俗澆漓其故有五一事佛過甚二營喪破家三服食靡麗四優倡爲蠹五博塞成風章下禮部格不行改按貴州時麓川酋思任發子思機發遁孟養屢上書求宥罪通貢不許復大舉遠征兵連不解雲貴軍民疲敝苗乘機煽動閩浙間盜賊大起舉朝皆知其不可懲劉球禍無敢諫者十四年正月鑑抗疏言賊酋遠遁不爲邊患宜專責雲南守臣相讎勦滅無遠勞禁旅王振怒欲困之改鑑雲南參議使赴騰衝招賊已復撫鑑爲巡按時嘗請改四川播州宣慰司隸貴州爲鑑罪令兵部劾之論死繫獄景帝嗣位乃得赦



尋授河南參議致仕歸卒自正統中劉球以忤王振寃死鑑繼下獄中外莫敢言事者數年至景帝時言路始開爭發憤上書有何觀者復以言得罪去觀以善書爲中書舍人景泰二年劾尚書王直輩正統時阿附權奸不宜在左右中貴見權奸語以爲侵已激帝怒下科道參議吏科毛玉主奏稿力詆觀林聰葉盛持之乃刪削奏上會御史疏亦上中有觀考滿不遷私憾吏部語帝怒下觀詔獄杖之謫九溪衛經歷

鍾同字世京吉安永豐人父復宣德中進士及第歷官修撰與劉球善球上封事約與俱復妻勸止之球詣復

郎邀偕行復已他往妻從屏間詈曰汝自上疏何累他人爲球出歎曰彼乃謀及婦人遂獨上奏竟死居無何復亦病死妻深悔之每哭輒曰早知爾曷若與劉君偕死同幼聞母言卽感奮思成父志嘗入吉安忠節祠見所祀歐陽修楊邦乂諸人歎曰死不入此非夫也景泰二年舉進士明年授御史懷獻太子旣薨中外望復沂王於東宮同與郎中章綸早朝語及沂王皆泣下因與約疏請復儲五年五月同因上疏論時政遂及復儲事其畧曰近得賊諜言也先使偵京師及臨清虛實期初秋大舉深入直下河南臣聞之不勝寒心而廟堂大臣

皆恬不介意昔秦伐趙諸侯自若孔子順獨憂之人皆以爲狂臣今者之言何以異此臣草茅時聞寺人構惡狀戮直臣劉球遂致廷臣箝口假使當時犯顏有人必能諫止上皇之行何至有蒙塵之禍陛下赫然中興鋤奸黨旌忠直命六師禦敵於郊不戰而三軍之氣自倍臣謂陛下方且鞭撻四裔坐致太平奈何邊氛甫息瘡痍未復而侈心遽生失天下望伏願取鑒前車厚自奮厲毋徇貨色毋甘嬉遊親庶政以總威權敦倫理以厚風俗辨邪正以專委任嚴賞罰以彰善惡崇風憲以正紀綱去浮費罷冗員禁僧道之蠹民擇賢將以訓士然

後親率羣臣謝過郊廟如成湯之六事自責唐太宗之  
十漸卽改庶幾天意可回國勢可振又言父有天下固  
當傳之於子乃者太子薨逝足知天命有在臣竊以爲  
上皇之子卽陛下之子沂王天資厚重足令宗社有託  
伏望擴天地之量敦友于之仁蠲吉具儀建復儲位實  
祖宗無疆之休又言陛下命將帥各陳方畧經旬踰時  
互相委責及石亨柳溥有言又不過庸人孺子之計平  
時尚爾一旦有急將何策制之夫禦敵之方莫先用賢  
陛下求賢若渴而大臣之排抑尤甚所舉者率多親舊  
富厚之家卽長材屈抑孰肯爲言朝臣欺謾若此臣所

以撫膺流涕爲今日妨賢病國者醜也疏入帝不懌下  
廷臣集議寧陽侯陳懋吏部尚書王直等請帝納其言  
因引罪求罷帝慰留之越數日章綸亦疏言復儲事遂  
並下詔獄明年八月大理少卿廖莊亦以言沂王事于  
杖左右言事由同倡帝乃封巨梃就獄中杖之同竟死  
時年三十二同之上疏也策馬出馬伏地不肯起同叱  
曰吾不畏死爾奚爲者馬猶盤辟再四乃行同死馬長  
號數聲亦死英宗復位贈同大理左寺丞錄其子啓爲  
國子生尋授咸寧知縣啓請父遺骸歸葬詔給舟車路  
費成化中授次子越通政知事給同妻羅氏月廩尋賜

同諡恭愍從祀忠節祠與球聯位竟如同初志方同下獄時有禮部郎孟玘者亦疏言復儲事帝不罪而進士楊集上書于謙曰奸人黃玠獻議易儲不過爲逃死計耳公等遽成之公國家柱石獨不思所以善後乎今同等又下獄矣脫諸人死杖下而公等坐享崇高如清議何謙以書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忌諱要爲有膽當進一官處之乃以集知安州玠閩人集常熟人也

章綸字大經樂清人正統四年進士授南京禮部主事景泰初召爲儀制郎中綸見國家多故每慷慨論事嘗上太平十六策反覆萬餘言也先旣議和請力圖修攘

以待其變中官興安請帝建大隆福寺成將臨幸綸具疏諫河東鹽運判官濟南楊浩除官未行亦上章諫帝卽罷幸浩後累官副都御史巡撫延綏綸又因災異請求致變之由語頗切至五年五月鍾同上奏請復儲越二日綸亦抗疏陳修德弭災十四事其大者謂內官不可干外政佞臣不可假事權後宮不可盛聲色凡陰盛之屬請悉禁罷又言孝弟者百行之本願退朝後朝謁兩宮皇太后修問安視膳之儀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是天下之父也陛下親受冊封是上皇之臣也陛下與上皇雖殊形體實同一人伏讀奉迎還宮之詔曰禮

惟加而無替義以卑而奉尊望陛下允蹈斯言或朔望  
或節旦率羣臣朝見延和門以展友于之情實天下之  
至願也更請復汪后於中宮正天下之母儀還沂王之  
儲位定天下之大本如此則和氣充溢災沴自弭疏入  
帝大怒時日已暝宮門閉乃傳旨白門隙中出立執綸  
及鍾同下詔獄榜掠慘酷逼引主使及交通南宮狀瀕  
死無一語會大風揚沙晝晦獄得稍緩令錮之明年杖  
廖莊闕下因封杖就獄中杖綸同各百同竟死綸長繫  
如故英宗復位郭登言綸與廖莊林聰左鼎倪敬等皆  
直言忤時宜加旌擢帝乃立釋綸命內侍檢前疏不得



內侍從旁誦數語帝嗟歎再三擢禮部右侍郎綸既以大節爲帝所重而性亢直不能諧俗石亨貴倖招公卿飲綸辭不往又數與尚書楊善論事不合亨善共短綸乃調南京禮部就改吏部憲宗卽位有司以遺詔請大婚綸言山陵尚新元朔未改百日從吉心寧自安陛下踐阼之初當以孝治天下三綱五常實原於此乞俟來春舉行議雖不從天下咸重其言成化元年兩淮饑奏救荒四事皆報可四年秋子元應以冒籍舉京闈給事中朱清御史楊智等因劾綸命侍郎葉盛勘之明年綸及僉都御史高明考察庶官兩人議不協疏旣上綸復

獨奏給事中王讓不赴考察且言明剛愎自用已言多  
不見從乞與明俱罷章並下盛等於是讓及下考諸臣  
連章劾綸綸亦屢疏求罷帝不聽旣而盛等勘上元應  
實冒籍帝宥綸而所奏他事亦悉不問未幾復轉禮部  
溫州知府范奎被論調官綸言溫州臣鄉郡奎大得民  
心解官之日士民三萬人哭泣攀轅留十八日乃得去  
請還之以慰民望章下所司竟報寢綸性戇好直言不  
爲當事者所喜爲侍郎二十年不得遷請老去久之卒  
居數年其妻張氏上其奏稿且乞恩帝嘉歎贈南京禮  
部尚書諡恭毅官一子鴻臚典簿元應後舉進士爲南

京給事中偕同官論陳鉞罪忤旨停俸孝宗嗣位上治本五事仕終廣東布政使

廖莊字安止吉水人宣德五年進士八年改庶吉士與知縣孔友諒等七人歷事六科英宗初授刑科給事中正統二年御史元亮請如詔書蠲邊軍侵沒糧餉不允按察使龔鏊亦請如詔書宥盜犯之未獲者法司亦寢不行莊以詔書當信上章爭之五年詔京官出修荒政兼徵民逋莊慮使者督趣困民請寬災傷州縣俟秋成從之振荒陝西全活甚衆還奏寬卹九事多議行楊士奇家人犯法偕同官論列或曰獨不爲楊公地乎曰正

所以爲楊公也八年命與御史張驥同署大理寺事踰月授左寺丞十一年遷南京大理少卿踰二年奸人陳珙者與所親買福爭襲指揮職南京刑部侍郎齊韶納珙賄欲奪福官與之爲莊所駁韶捶福至死被逮珙亦誣莊俱徵下詔獄會韶他罪並發棄市莊乃得釋景泰五年七月上疏曰臣曩在朝見上皇遣使冊封陛下每遇慶節必令羣臣朝謁東廡恩禮隆洽羣臣皆感歎謂上皇兄弟友愛如此今陛下奉天下以事上皇願時時朝見南宮或講明家法或商畧治道歲時令節俾羣臣朝見以慰上皇之心則祖宗在天之神安天地之心亦

安矣太子者天下之本上皇之子陛下之猶子也宜令親儒臣習書策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陛下有公天下之心豈不美歟蓋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仁宗宣宗繼體守成者此天下也上皇北征亦爲此天下也今陛下撫而有之宜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所以係屬天下之人心卽弭災召祥之道莫過於此疏入不報明年莊以母喪赴京關給勘合詣東角門朝見帝憶莊前疏命廷杖八十謫定羌驛承天順初召還時母喪未終復遭父喪特予祭葬命起復仍官南京天順五年就擢禮部右侍郎改刑部成化初召爲刑部左侍郎

逾年卒贈尚書諡恭敏莊性剛喜面折人過而實坦懷  
無芥蒂不屑細謹好存謝賓客爲歡狎旣官法司或勸  
稍屏謝往來遠嫌疑莊笑曰昔人有言臣門如市臣心  
如水吾無媿吾心而已卒之日無以爲斂衆哀錢助其  
喪初景帝時英宗在南宮左右爲離間及懷憲太子薨  
羣小恐沂王復立讒構愈甚故鍾同章綸與莊相繼力  
言皆得罪然帝頗感悟六年七月辛巳刑科給事中徐  
正請間言事亟召入乃言上皇臨御歲久沂王嘗位儲  
副天下臣民仰戴宜遷置所封之地以絕人望別選親  
王子育之宮中帝驚愕大怒立叱出之欲正其罪慮駭

衆乃命謫遠任而帝怒未解已復得其淫穢事謫戍鐵嶺衛蓋帝雖怒同等所言過激而小人之言亦未遽聽也迨英宗復辟于謙王文以謀立外藩誅死其事遂不白云

倪敬字汝敬無錫人正統十三年進士擢御史景泰初畿輔饑命出視請蠲田租戶部持不可再疏爭竟得請巡按山西時有入粟補官令敬奏罷之戍將侵餉者悉按治豪猾斂迹再按福建時議將復銀冶敬未行抗疏論得寢既至奏罷諸司器物濫取於民者鎮守內臣戴細保貪橫敬列其罪以聞帝召細保還命敬捕治其黨

吏民相慶代還留家四月逮治尋復職六年七月以時多災異偕同官吳江盛景江陰杜宥蕪湖黃讓安福羅俊固始汪清上言府庫之財不宜無故而予遊觀之事不宜非時而行曩以齋僧屢出帑金易米不知櫛風沐雨之邊卒趨事急公之貧民又何以濟之近聞造龍舟作燕室營繕日增嬉遊不少非所以養聖躬也章綸鍾同直言見忤幽錮踰年非所以昭聖德也願罷桑門之供輟宴佚之娛止興作之役寬直臣之囚帝得疏不懌下之禮部部臣稱其忠愛帝報聞然意終不釋未幾詔都御史蕭維禎考察其屬諭令去之御史罷黜者十六



人而敬等預焉皆謫爲典史敬得廣西宜山英宗復辟詔皆授知縣乃以敬知祥符安遠侯柳溥器敬西征請以自隨改都督府都事踰年師還卒士類惜之盛景等五人皆進士景雋爽負氣嘗按廣東劾巡撫侍郎揭稽不職稽坐左遷景後爲羅江知縣擢敘州知府並有禦寇功杜宥爲英德知縣鄰境多寇創立縣城嘗被圍糧盡宥死守不下夜縋死士焚其營賊始驚潰移韶州通判謝病歸黃讓知安岳遷中府都事以撻錦衣衛隸爲門達所譖戍廣西赦還復冠帶貧甚課耕自給羅俊嘗巡按四川有廉聲仕終南雄知府

楊瑄字廷獻豐城人景泰五年進士授御史剛直尚氣節景帝不豫廷臣請立東宮帝不允瑄與同官錢璉樊英等約疏爭會奪門事起乃已天順初印馬畿內至河間民訴曹吉祥石亨奪其田瑄以聞並列二人怙寵專權狀帝語大學士李賢徐有貞曰真御史也遂遣官按覈而命吏部識瑄名將擢用吉祥聞之懼訴於帝請罪之不許未幾亨西征還適彗星見十三道掌道御史張鵬盛顛周斌費廣張寬王鑑趙文博彭烈張奎李人儀邵銅鄭冕陶復及御史劉泰魏翰康驥將劾亨吉祥諸違法事先一日給事中王鉉洩於亨亨與吉祥泣訴帝

誣鵬等爲己誅內官張永從子結黨排陷欲爲永報讐  
明日疏入帝大怒收鵬及瑄御文華殿悉召諸御史擲  
彈章俾自讀斌且讀且對神色自若至冒功濫職帝詰  
之曰彼帥將士迎駕朝廷論功行賞何云冒濫斌曰當  
時迎駕止數百人光祿賜酒饌名數具在今超遷至數  
千人非冒濫而何帝默然竟下瑄鵬及諸御史於獄榜  
掠備至詰主使者瑄等無所引乃坐都御史耿九疇羅  
綺主謀亦下獄論瑄鵬死餘遣成亨等復譖諸言官帝  
諭吏部給事御史年踰三十者留之餘悉調外尚書王  
翱列上給事中何玘等十三人御史吳禎等二十三人

詔以玘等爲州判官禎等爲知縣會大風震雷拔木發屋須臾大雨雹亨吉祥家大木俱折二人亦懼掌欽天監禮部侍郎湯序本亨黨亦言上天示警宜恤刑獄於是帝感悟成瑄鵬鐵嶺衛餘貶知縣秦翰驥三人復職而玘禎等亦得無調瑄鵬行半道適承天門災肆赦放還或謂當詣亨吉祥謝二人卒不往復謫戍南丹憲宗卽位並還故官瑄尋遷浙江副使按行海道禁將校私縱戍卒修捍海塘築海鹽堤岸二千三百丈民得奠居爲副使十餘年政績卓然進按察使西湖水舊可漑諸縣田四十六萬頃時堙塞過半瑄請浚之設防置牖以

利灌溉功未就卒海鹽人祠祀之子源字本清幼習天文授五官監候正德元年劉瑾等亂政源上言自八月初大角及心宿中星動搖不止大角天王之坐心宿中星天王正位也俱宜安靜今乃動搖其占曰人主不安國有憂意者陛下輕舉逸遊弋獵無度以致然也又北斗第二第三第四星明不如常第二曰天璇后妃之象后妃不得其寵則不明廣營宮室妄鑿山陵則不明第三曰天機不愛百姓驟興征徭則不明第四曰天權號令不當則不明伏願陛下祇畏天戒安居深宮絕嬉戲禁遊畋罷騎射停工作申嚴號令毋輕出入抑遠寵倖

裁節賜予親元老大臣日事講習克修厥德以弭災變  
疏下禮部尚書張昇等稱源忠愛報聞迨十月霾霧時  
作源言此衆邪之氣陰冒於陽臣欺其君小人擅權下  
將叛上引譬甚切瑾怒矯旨杖三十釋之又上言自正  
德二年來占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前或東或西往來  
不一乞收攬政柄思患預防蓋專指瑾也瑾大怒召而  
叱之曰若何官亦學爲忠臣源厲聲曰官大小異忠一  
也又矯旨杖六十謫戍肅州行至河陽驛以創卒其妻  
斬蘆荻覆之葬驛後楊氏父子以忠諫名天下爲士論  
重而源小臣抗節尤人所難天啓初賜諡忠懷盛顛字

時望無錫人周斌字國用昌黎人王鑑太原人趙文博代州人彭烈峽江人李人儀隆昌人邵銅閩縣人鄭冕樂平人皆進士授御史顓降束鹿知縣斌江陰鑑膚施文博淳化烈江浦人儀襄陽銅博羅冕衡山並有善政束鹿徭役苦不均顓爲立九則法繼者莫能易母憂去服除民相率詣闕乞還顓再任益不用鞭扑訟者諭之輒叩頭不復辯鄰邑訟不決亦皆赴訴片言折之各心厭去郊外有隙地爭來築室居之遂成市號爲清官店斌在江陰有惠政民歌曰旱爲災周公禱之甘露來水爲患周公禱之陰雨散天順七年先以薦擢開封知府

而顥等至憲宗嗣位所司以治行聞帝曰諸臣直諫爲  
權倖所排又能稱職其悉予郡於是擢顥知邵武鑑延  
安文博衛輝烈河南人儀荊州銅溫州冕衡州顥復以  
任治劇調延平巡按御史上顥政績陝西湖廣守臣亦  
上鑑人儀居縣時治行皆特賜封誥顥累遷陝西左布  
政使時三邊多警歲復洊饑顥經畫餽餉無缺軍民悉  
安成化十七年召爲刑部右侍郎居二年山東旱饑盜  
起改顥左副都御史往巡撫顥至露禱大雨霑稿禾  
復蘇舉救荒之政旣振餘粟尚百餘萬石又推行九則  
法於諸府黜暴除苛民甚德之居三年以老致仕弘治



中卒斌歷廣東右布政使初去江陰民立生祠及自開封遷去民亦涕泣追送焉鑑初爲御史嘗於左順門面斥中官非禮中官怒甚因考察屬都御史蕭維禎去之維禎不可而止文博終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烈廣東左布政使費廣等無考

贊曰直言敢諫之士激於事變奮不顧身獲罪固其所甘心耳然觀尹昌隆死於呂震耿通陷於高煦劉球之斃陳鑑之繫由於王振楊瑄之戍厄於石亨曹吉祥乃至戴綸諫遊獵陳祚請勤學鍾同章綸廖莊倡復儲倪敬等直言時事皆用賈禍忠臣之志抑而不伸亦可悲

夫

明史卷一百六十一終